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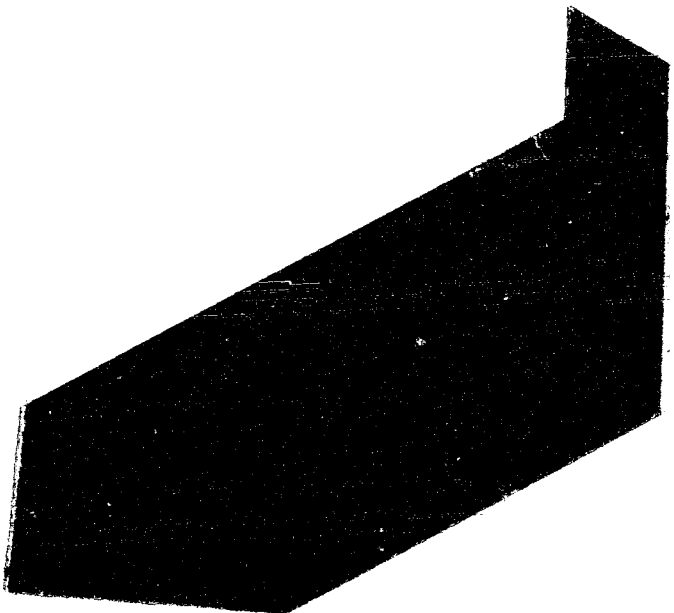


異國情調



乔

823  
208  
946



#869.25 15-39

本書序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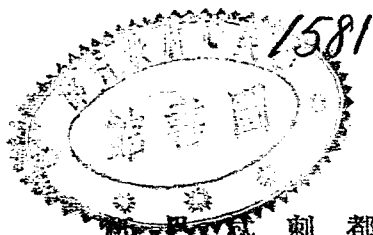
獻給

東亞病夫先生

張若谷



3 0660 6435 7



## 目次

東亞病夫序.....	一至一
寫在卷頭.....	一至一八
異國情調.....	一至一五
都會的誘惑.....	一至一五
刺戟的春天.....	一至九
秋珈欽谷小坐記.....	一至七
巴黎的珈琲店.....	一至一〇
紙門裏的風味.....	一至五
目次.....	一

目次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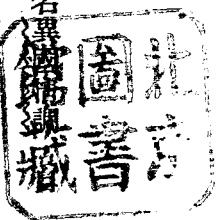
同文秋季音樂會.....	一至一八
初次見東亞病夫.....	一至二三
五月的謳歌者.....	一至二三

## 東亞病夫序

我友張若谷君輯集了近年所作的論文和筆記，定名異歸異域，已做了一篇長敘。我繙讀了一過，砢砢然心有所觸，有不能不說的幾句話，隨隨便便的寫了出來。

我的朋友很多，就是近來在文藝界裏所結交的朋友，也不在少數，但覺得我和若谷的交誼，似乎有些特別，這是什麼緣故？

凡外世界有變異，必然受內世界的轉移，這是心理學的定律。譬如我們看一座山，臨一泓小，忽似有意識地生了哀樂；這座山，這泓水的重罩裏，一定包含著我的靈魂；又如賞一朵春花，聽一聲啼鳥，



突覺有情感似的起了迎拒；這朵花、這隻鳥的背後，當然躲藏著我的幻影；就是新認識了一個戀人，一瞬目，一握手，馬上感到一種不可思議的觸覺，這個女性，決知己和我交流了心電。我想：大概結交朋友，也是這樣的吧。

我和若谷認識還不到一年，看起來，却像多年的舊交，這兩人相互間必然有一種潛在的契合。

就最容易觀察的一面說，自然在性格和情感。

我的性格，自己雖不能認識得十分準確，但多少總免不了帶些任性；祇知道服從自我意志的命令，不大管旁人的短長；似乎若谷也是如此。我完全是個神經質的人，而且是多感的神經質，往往易受情感



的支配，一時不容易把理智去羈勒，似乎若谷也是如此。我年紀縱然老了，我的精神還和孩子一般，祇願向前亂闖，不曉得什麼辛苦，也不曉得什麼危險；似乎若谷也是如此。就這三點綜合着講，不就是一個人的情調麼？那麼，我和若谷交誼的契合，就是相互間情調有一致的地方。

這麼著，我和若谷的情調，完全一致麼？不，不，我不能承認，我也不願承認。柏格森說：『世界上沒有一件相同的東西。』我國的古格言上說：『人心不同如其面。』況就物理學看來，『以水濟水』，還是水，沒有變化，也尤沒有融合，覺得太單調無味了。

的確，我和若谷的情調，不一致的也很多。譬如若谷是個加特力

教的信徒，天天要到天主堂裏去奏讚美歌的風琴；我是根本沒有過宗教的信仰，雖然也算研究佛經，我仍當牠印度的哲學或文學讀——妙法蓮花經和華嚴經，實在是偉大的哲理小說。若谷是個音樂家，談到貝多芷、華格那、許貝德或是蕭邦，總是津津有味；上海開起音樂會來，就是大禮服不便當也要換了長衫和馬褂，買了高價的券挨進場去占一個座位；做起小說來，也還要把題目加上什麼婚禮進行曲或寂寞黃昏曲音樂性字面，我是對於音樂，絕對是門外漢，反帶些的怨恨，祇為我的聽覺，兩個耳朵是不同的，聽出來的音調，全不準確，不能不恨我官能的斬絕了我這種享樂的希望。若谷做起文學的作品來，總喜歡輕靈敏妙，自在地流出，所以短篇的散文，是他最擅長的，我是常

常『戴了石臼串戲』，往往弄得面紅筋赤，還有一個壞脾氣，一寫總是連篇累牘，好像紙張用不着錢買的，由著性兒去浪費。這些都是我和若谷的情調，絕對不一致的地方。

絕對不一致，有什麼關係呢？在絕對不一致裏纔會生出絕對的一致來。究竟我和若谷情調絕對的一致在那裏？老實說，都傾向着 *Exotisme*，譯出來便是異國情調。

我和若谷，都沒有出過洋，沒進過什麼大學，得過什麼博士。我是從考據詞章的紙堆裏鑽出來，像孟子道的：『盡棄其所學而學焉。』裁讀了許多異國的草裝書。若谷也從震旦大學畢業出來，丟了他本業的法律，倒看了不少關著外國文學的筆記和書翰。我們並沒有什麼以

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思想，祇覺得我們的文學爬不上世界的文壇，想把外來的潮流，衝激起些浪花，濺上外海 *Océan*，大而且堅的那塊岩石。我高唱南歐文學，若谷也喊著南歐文學之意大利，從但丁的神曲，一直到鄧南遮的火，西班牙，從賽文德的童樞蓄德，一直到伊本納茲的四騎士，我在南歐文學裏，尤其嗜好法蘭西文學，若谷也是一般。

我們二相遇，就要娓娓不倦的講法國的沙龍文學；路易十四朝的閨幃文會 *Les precieuses des Ruelles*；邸館文會 *Une nouvelle precieuses de salon*；梅納公夫人的印庭 *La coeur de soeaux de la Duchesse du Maine*；朗佩爾夫人的客廳 *Le Salon de Mme Lambert*；蘭史碧娜

斯姑娘的客廳……等。尤其喜歡談羅曼派諾甸 Charles Nodier 的亞爾那的 Salon d'Aeseale 第一次客廳，露俄的王家場 Place royale 住宅；金百合房的 La Chamoleon Lis d'or 第二次客廳；因而聯想到亞黛兒 Adele Fonthen 露俄夫人——和聖德伴物的戀史；露俄和許蓮德 Mile Juliette 的影事。我們就讚美那客廳裏一班熱客：拉馬丁，威尼，繆塞，梅黎曼，戈諾，大仲馬，喬治桑，史敦達爾……等等。我們并且要鼓吹福祿特爾，因為他能做支那孤兒 L'Orphelin de la Chine，薩伊兒 Qair，亞爾齊 Algir，把推擴到中國、土耳其和美國。崇拜沙多勃里盎 Chateaubriand，史丹露夫人 Mme de Staël，因為前一個，不但「我一生祇打呵欠」T'ni balle me vie 的名言，在 Rene 裏表現他

的伊鬱，到底他的從巴黎到耶露撒冷的紀程 *J. Ineruire de Paris a Jerusalem* 和美國歷史，也有成功，後一個爲了她的文學論和德國研究 輸了德國文學，這三大文學家，都帶有 *Exotique* 色彩的羅曼主義前驅者。我們尤其欽佩史丹靄夫人幾句話，她說：『羅曼主義是能教使法國文學進步的文學，因爲她自然適合於法國……拿來描寫我們個人的感想，可以自哀，可以自愁。』我也覺得我國現代文學，好的固然不多；叫囂的，粗下的，也是觸目都是，非再受一次羅曼主義的洗禮，像法國格來 *Fernand Rogh* 李顯寶 *Jean Prichepin* 一般，唱導自己的人生和全人類的人生，創造新羅曼派 *Neo-romantique*，纔是對症的良藥。這些都是我和若谷對於傾向異國情調絕端一致的命脈。坦白地

說，我和若谷認識的起源，還靠着一封書翰上開著一篇法國文學書的目錄，得到了同情哩。

還有一件很可笑的事，不妨順便說說。我現在住的法租界馬斯南路寓宅 Route Masseet，依我經濟狀況論，實在有些擔負不起牠的賃金了。我早想搬家，結果還是舍不得搬。爲什麼呢？就爲馬斯南是法國近代的製曲家，我一出門，就要想他拉霍爾王 le Roi de Lahore少年維特 Werther的歌劇。再在夕陽西下時，散步在濃密的桐蔭之下，左有高耐一街 Rue de Cornella，不啻看見西特 Cid和霍拉斯 Horace 悲壯的佈景，右有莫理愛街 Rue de Moliere，好像聽見僞善者 Tartuffe和厭世人 Misanthrope 的苦笑，前面橫貫新拉斐德路 Avenue de La

Carotte，在法國原有好幾個拉斐德，我却祇認她是和賽薇尼 Sorigny 有關係的女作家。就想像她葛蘭佛郡主小說 La Princesse de Cleves 裏繪畫的風景，趣味的筆記 Memoires interessantes 裏敘述的故跡。我才于在法國公園，就當她是魯森堡 Drembourg，我蹣跚在霞飛路，就當她是霜霰莉蕊 Charys-elysee，這些近乎瘋狂似的 Exotisme，就决定了我的不搬家，那不是和若谷本書自序裏所說的完全相同嗎？

我寫了這麼一大堆話，始終沒說一句異國情調本書的內容。我想，若谷作品的價值，有文學眼光的人，自會賞鑑，本用不著我來讚歎了。我不過寫些我兩人間交互的感想吧了。

我還有一句話，我明年春天，想去遊歷歐洲，就想把巴黎做我的



寓居地。我很希望若谷有機會能同去，到那時我們可以攜手同登聖母塔，馳車同過凱旋門，泛舟哀納江，訪古羅佛宮，世間愉快的事，再沒有比這事再愉快。這不但是傾向異國的情調，簡直是享樂異國的情趣了，我將認這書做我們遠適異國最好的預言。

一·一二·一九二八·病夫·在馬斯南路寓所。

## 寫在卷頭

兩三年來在報紙雜誌上隨便寫成了幾十萬字的文章，因為捨不得丟掉，就當敝帚一般地珍藏起來，打算選印成幾本集子。第一種文學生活，已由朋友開的金屋書店出版了。現在能夠有出版第二種的機會，在我真覺得非常地榮幸與感激。

關於我與文學發生趣味的因緣，與我執筆爲文的經過，都在文學生活的自敘中說過了，不必贅述。但是似乎對於這本隨筆文集，也有說明幾句話的必要，就寫下了這篇東西。

這本集子的內容，同文學生活有許多不相同的地方。文學生活裏

的文章，都偏重於讀書方面，「只是我對於鑑賞文學趣味所留下的一點痕迹。」看了幾部好書之後，心靈上頓時感覺一陣子的歡喜慰樂，有時興之所至也，就隨著筆兒記寫下來，「只是十幾篇的讀書劄記而已」的東西。在這裏收集的九篇文章，却稍微脫離了書卷氣息，傾向到生活享受的一方面了。

所謂生活，決不是單指著衣食住三種文明國人的日常機械生活；也不是現代一般唯物派的文藝者對於生活所提出叫做什麼「食與性」的一個新口號。至少在我個人覺得，無論是衣食住，無論是食與性，這些都單是生活一部份的解決，不是生活的全部。我們不是禽獸，單是食與性的生活決不能使我們感到滿足。我們並不是生下來就需要住

高廈，穿錦綉的；——我們的祖先不都是穴居葉蔽的嗎？自然我並不  
在唱返於原始的驚人奇談；不過想藉以證明，我們是由靈與肉合組成  
的人類，單是解決肉體的物質生活，決不足以滿足我們對於生之欲求  
與渴慕。我想這是誰都會知道的吧？在我們人類的物質生活之外，還  
有一種所謂精神的生活，是調劑我們肉體之外心靈的憧憬的，我不願  
在這裏談到宗教與哲學問題，只就我們的日常生活，除衣食住性四者  
之外常體驗感覺得到的說幾句話。

在無論在什麼處境，什麼時期，只要我們有超脫物質生活的一刹  
那間，誰都感覺到過一種莫可名言的由於心靈所湧起的一切幻象感動  
。這些感動，從心理分析學上而言，就是所謂情緒，情感，愛戀，慾

望，回憶，希望，空想……等的作⽤，這一切抽象的名詞，可以歸納在情調這一個名詞內。所謂情調，是一種渺茫不可捕捉的玄秘東西，是說也不能說更不可決定的一種無形東西，是不能以言語的意味傳達出來的。差不多一切心靈上的變幻活動，無論是愛或恨，是慕或怕，是喜或悲……都是不可名狀描摹的，勉強可用憧憬或神秘及其他一類的名詞來表指牠們的作⽤。假使給牠們題一個籠統抽象的名詞，我想情調這一個字或許比較的最適宜的吧。

處在物質生活時代的我們，尤其是生活於現代都會中的我們，那一個不是在朝夕謀衣食住，解決食與性之外，總有一剎那的時間，對於環境所遭遇的一切雜多事象，自然會發生一種情調出來。這種情調

，大概都是應於外界的印象而起的；由色或香或音或味來刺戟官能的一部份，傳達於神經中樞，更波動到全體，甚至於影響到內部的心靈，於是就構成所謂情調的這件古怪東西。

上面已經說過，情調是一種渺茫不可捉摸的玄秘東西，是不能以言語的意味傳達出來的。但是獨有文學家與藝術家們，他們能夠運用色音文用技巧練熟的手腕表現出人類生活的情調來。我不願意在這裏討論到文學藝術對於人生的關係，但從此可以知道，情調是文學與藝術中最不可缺乏的一件要素吓。

我不是文學家，也不是藝術家。雖則有人用廣告式的文章，把批評家與音樂家的街頭濫送給我戴上，而且也有人罵過我自稱其爲藝術

家，但是，我總不敢希望亦決不自信我在中國會有做成功文學家或藝術家的一天。我承認，再作第二次的承認，我是文學與藝術的愛好者，我不想在中國文壇上得到什麼地位。不過「因為心靈上常被……苦悶與陰鬱壓迫着，愈使我對於文學與藝術這兩件事抱着有十二分的熱望與渴慕。」換一句說：我是渴慕享受生活情調者。這本集子，就是我所享受過的情調的一個紀念。

情調不是一件死定的東西，牠是永久活動的，變化的，進展的，不安分的；『人生無知足』這句成諺，最適宜以表示人類的情調。牠而且是因人而異，應環境而變化的，所謂，『人心不同如面』者也。別人的心情，我可不知道，至於我私人的呢，雖則自己不能了解自己

，但是却還能夠有一點自知之明。統括一句話，我的生活的一部份，是富於異國情調的。

我承認，我是企慕異邦之香者。我並不是絕對崇拜異國，我也並不是不愛我的祖國；『然而我在祖國中只嘗到連續不斷的「破滅」的痛苦，却得不到一點收穫的愉快，過去的異國之夢，重談起來，是何等的教我繫戀呵！』這是綠漪女士在綠天中爲我最讚賞的一段話。恐怕也是最獲一般做過異國之夢青年男女的心的共通感想吧？

我是一個爲朋友們所稱謂『母親的兒子』Mother's boy。從小生長於家庭的暖室裏面，在這二十三年中，除了去年到南京行了一次新都巡禮之外，我的足跡從來沒有離開過上海的泥土。即連近在咫尺的



虎邱山下西子湖邊，已做了不知道多少次幻夢，因為母親不放心的緣故，却沒有留過我的游踪，別說是異國外邦了。那末我的異國情調，將何從而會發生的呢？

其實，說出來却很簡單。我們凡是住在位居世界第六大都會的上海，就可以自由享受到一切異國情調的生活。我不敢把龍華塔來比巴黎鐵塔；也不敢說蘇州河是中國的威尼斯水道。但是，馬賽港埠式的黃浦灘，紐約第五街式的南京路，日本銀座式的虹口區，美國唐人街式的北四川路，還有那夏天黃昏時候的霞飛路，處處含有南歐的風味，靜安寺路與愚園路旁的住宅，形形色色的建築，好像是瑞士的別墅野宮，宗教霧氣濃郁的徐家匯鎮，使人幻想到西班牙的村落，吳淞口

的海水如果變了顏色，那不就活像衣袖海嗎？……這一切所引證的，當然都是沒有到過異國的我的一種幼稚可笑的想像。我也明明知道十里洋場的上海，除了有一兩條街路與幾座大建築略具異國的模型雛形之外，一切都遠比不上歐美隨便那一個小國家的都會。若使不用人口的統計，而就市政設備與人教文化的方面考察起來，上海在世界的一切城市，不知道將輪到第幾百千的位置哩。但是，為一般守株祖國沒有跋涉過異國山水的同胞，在上海也可以多少享受到一點異國情調的生活，因為在中國，只有上海可以算是能夠表現出國際近代生活的一個大都會。

在讀者中，一定有許多對於我要提出責難反對。因為從大多數

的上海市民眼光裏看出來，特別是久住在像墳墓一般的北京中的南方文人，『上海攤本來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文化是買辦流氓與妓女的文化。』這種本於愛國熱忱的說話，並不是沒有相當的理由。不過他們只從醜惡的一方面去觀察了上海，所以只覺得「上海文化以財色爲中心，而一般社會上又充滿頹廢的空氣，看不出什麼飢渴似的熱烈的追求。」於是「萬惡之藪」「墮落之窟」一類的罪名都綴連在上海二字的一起了。他們一定沒有從美的與善的與真的方面享受過上海的生活，所以對於都會的一切，要表示痛惡嫉視。爲這些人們，是永久不會了解異國情調是怎麼一回事的。我也不必對他們去說教，只希望他們能夠認清出一切人類的制度行爲，沒有絕對的善，也沒有絕

對的惡，願他們少說幾句法利塞人的話罷。還有許多執過要政的人物，他們「不但去過外國，而且信過基督教，後來不知怎的對於西洋一切的反感了。於是掉轉頭來攻擊洋教洋文物而提倡儒教，佛化，拜祖，國醫及其他國粹。」（見江紹原小品三一二）對於這一輩前輩先進的要人，我更沒有勇氣在他們面前說起「異國情調」這四個字，因為他們壓根兒沒有情調的表現，更不會了解「異國」的風味，何必多此一舉呢？

我所以崇拜異國情調的原因，大約是起於企求「新穎」與「好奇」。但是實際上，我的日常生活却並沒有全部異國化，處處還保存着祖國的風味。也許正因為我是從小生長於中國的舊家庭中，所以對於

一切異國情調的生活，特別地感到興味而想去享受吧。

暫且拋過生活方面，單就文學方面來略談幾句關於異國情調的事  
情。

我這本隨筆文集，終究還脫不了書卷氣，裏面所寫的並不是完全是我私人享受異國情調的生活記錄，而仍舊是一些紙上空談罷了。！  
為一個執筆為文者，終是三句不離本行，只好就文學方面來說幾句了。

福祿特爾 Voltaire 曾說過這句話：『文學即如爐中的火一樣，我們從鄰居借火把自己的點燃，然後再轉借給別人，以致為大家所共有。』（見梁實秋古典的與浪漫的）這是指說一國文學受異國的影響或影

響到異國的一絕妙譬喻。古爾芒 *Gourmand* 在文學的影響中也說過：「人類是具有變化的本能的，但他不能自然的變化，恆必有一種由外而入的酵母然後能起變化。……閉關的中國，一經牠的國民性完成之後，遂歷許多世紀而鮮有變化。凡是能變的民族，必都是那種最能歡迎異族人的民族。……凡是此等地方，偶有一異國人的足跡侵入，便足以喚醒牠們的居民。……蓋欲激勵一民族的精神，必賴夫與其他民族有一種精神上的交換。……人們見於外國文學的影響侵入本國文學，往往引爲憾事，這是由於沒有見到這種精神交換的必要的緣故。……凡是與一切絕緣的文學，勢不得不經過一種衰弱和困倦的狀態。文學，與其他牠有這種狀態，則甯使牠受壞的外國文學的推動的勢力。動

作是必要的，無論牠是怎樣意味的動作。」古爾芒還把受異國影響的文學借戀愛來譬喻道：「譬如女子，——男子也如此——每經一度新的戀愛，就彷彿更經一次的青年。蓋他們的主要的生機就在於一種差不多沒有間斷的熱情。」他證明「法國的思想，自從十一世紀以來，沒有一個世紀不會受外國的影響所激盪。而牠的偉力，就在於牠雖受過這許多次的激盪，却能夠毫無損傷，且每經一次大醞釀之後，必愈顯得新鮮活潑。」（見傅東華譯近世文學批評。）這是法國兩大文學家對於異國文學影響到本國文學的卓見名論，也可以當作輸進異國情調到本國文學中的宣言。

在中國現代文壇上，關於提倡異國文學有顯明的主張者，要算是

眞美善雜誌主編者曾孟樸先生。他在眞美善的「編者的一點小意見」中，主張改革文學，應該「儘量容納外界異性的成分，來蛻化他陳腐的體質，另外形成一個新種族，這在生物學上，叫做分化作用，在文學上，就是變遷的過程。」也就是所謂異國情調的輸進。他肯定：「世界上無論那一國的文學，不受外國潮流的衝激，決不能發生絕大的變化的。不過我們主張把外潮洶湧，來衝激自己的創造力，不願沉沒在潮流裏，自取滅頂之禍。願意唱新鄉調，不願唱雙簧，不是拿葫蘆來依樣的畫，是拿葫蘆來播種，等著生出新葫蘆來。」這是曾先生對於輸入異國情調到中國文學中，一個極有見解，極可欽佩的新文學運動的宣言。



但是文學上的異國情調，決不是單指翻譯異國文學或用異國文字來翻譯或創作本國文學這兩件事。因為這些僅是紙上的工作，決不足以使兩國文學得到精神上的交換的全部成功。最主要的工作，還是需要離去祖國到異國享受一切實際的生活。爲一個不論是政治家或文學家或藝術家，到異國去外遊是多麼重要的事。廚川白村說得真對：

「我們離了日本，方能明瞭的觀照日本的自然和生活，因爲走進山裏是看不出山的，離去一步，才能確實看準這山的姿樣。離去國土一步的時候，我們方能最痛切最明確地反省日本人的生活。……外遊爲放浪慾的滿足，也是很可喜歡的事。從極委屈的生活，就是片刻的脫出身來，在行方不定的假寢，任意地來嘗自由生活的甘味，對於創

作家，也是比任何事皆貴重的。戀慕新奇的生活，憧憬還未看見過的國土的放浪慾的滿足，在近代文藝爲如何重大的要素。〔走向十字街頭〕

話愈說愈遠了，借廚川白村的這兩句話：『不是持有何等的使命而登異邦游覽之途……是創造暢舒的整個的生活的良法。』暫且帶住了其他一切的廢話罷。

說起來也慚愧，在這本隨筆文集裏，除了從異國文字翻過來的兩篇文章之外，只有三篇勉強可以說是我在這個上海都會中所享受到異國情調的生活紀念，其餘的都是紙上空談而已。

所以敢把這本隨筆集，題名爲異國情調者，因爲集裏第一篇隨筆

的題目就是異國情調的緣故。

在最近的將來，我希望能夠有外游的機會，可以寫成一些真正「異國情調」的作品，以就正於本書諸位讀者之前。

聽說，我所敬佩的曾孟樸先生，明年有到歐洲去的動機，這本小集子，就呈給他當做一個小小的餞別禮物。

最後，謹向替本集作序的東亞病夫先生，表示我十二分的感謝。

十七年十一月八日若谷記。

## 異國情調

給菊子夫人譯者徐霞村君

譯自法郎士的文學生活

在距今九十六年之前，有一個勃勒東的青年貴族，他漫遊了葛里格與娜契兩處部族以後，就創作出兩個佛羅第亞的少女，爲抒發他的苦悶同時解洩他的渴慕。那兩個少女有的是銅色的肌膚，細長的眼睛與蠻夷的丰韻。這些都已狠久殘留在他的幻夢中。這個勃勒東青年就是夏朵里盎勃；那兩個佛羅第亞的少女，一個叫做亞達拉 *Astala*，另一個叫做帥呂笛 *Coluta*。這就是文學中異國情調的一個譬例。

不差，在十八世紀的戲曲與小說中早已表現有亞美利加洲人了。

關於這一類的代表作品著名的有 Aitare 與 Incas 數種。有許多哲學著作家常對於野蠻的民族發生研究的興味。但是他們決不會透切地了解那些野蠻的民族，不能夠很真確地在紙上描寫出來。這些哲學家們並不感於有什麼急迫的衝動，實際上所表現出來的左右不過是一種自然的質樸罷了。至於夏朶勃里盎則的確發見了別人所未發見的事物。當他運用詩人與戀人醉迷目光投射到那兩個佛羅第亞的少女身上時，他就發見了異邦人的美麗。他把亞達拉浸沒於異國情調的詩歌中，他釀成了種供世紀青年酩酊的毒鴆。在他回憶中與幻夢中的亞達拉與帥呂筴，原來應該都是純粹的野蠻女性。可是這兩個少女的臉貌仍具有

古典的成分；伊們的胸懷蛻化於古代的模型而伊們腹部的呼吸則借助於辣西納 Raine 詩歌的節奏。亞達拉，雙手按放在伊佩帶的十字架上，伊很自然地守着西方基督教中關於戀人悲劇的冗長規理。在伊的脈管裏應該具有西班牙的血液。這種高貴的血液吞沒了伊依戀的那個『戴金鐲的西瑪岡』。伊的確叛逆了那些『茅屋中的老才子們』。即便伊怎樣，伊終是值得欽佩的，但這並不是一個原始的生物，更不是一個單純的受造者。

在比爾綠譯 Pierre Loti 方面所保留者，是使我們享嘗直到酩酊，直到昏迷，直到異國情調美味中的高峯頂點。

這是為他的幸運，也為我們的幸運。比爾綠譯氏得在海軍服務游

歷了許多地方；因為天賦給他一個浮蕩的與渴慕的靈魂，而使他能有的豐富的想像。這個靈魂還同時給他以一種爲享嘗萬國戀愛 Amoureux Univers 之美的奇妙感覺，一個自由的與率直的智巧，憑着這種稀罕的藝術家的能力，他觀察着，探聽着，經歷着，蒸溜結晶了他的回憶。他好像是高速度地輸給我們以奇異的美麗與異方的肉的享樂。當然的他並沒有忘了他的身份與地位。

比爾綠諦所創作出的女主人們，像雅齊亞黛 Azyade 辣辣烏 Ra-  
ra 法多甘 Fatou-Gay 等，那些都是真正的蠻女，伊們幾乎與獸類沒有區別。人家有好像在咀嚼一種不知名的菓子同樣的滋味。綠諦很愛伊們，他用一種孩童的與妄愚的愛情去愛戀伊們，這是非常溫柔的

同時也是非常慘酷的。

人類的女兒同天神的兒子底結合，只好像把水滴浸入了洪水奔流裏面並不能算作奸邪，也不能算是痛苦。綠諦同辣辣烏的結婚；法國殖民地騎士與法多甘的結合，白種男子與黃種或黑種小動物的結合。這就是夏朵勃里盎在他描寫表現時所沒有想像到的。他的兩個佛羅第亞的女子罩籠着悲傷的影子，充溢有挹鬱的嬌艷，而且具有四分之三的西班牙種血質。

啊！至於法多甘真是一個黑種女子！伊在伊的可怕的真潔中表現出 Khasonke 的模型：皮膚是滑澤的與漆黑的，牙齒發出奇殊的瑩白光彩，一對黑玉的眼瞳常在流轉躍動。首飾非常奇麗。頭是剃光的



，只剩五根像燭蕊一般的頭髮，漆絞似的，從額角上直蔓延到頸背，在每根髮端繫有珊瑚珠顆。伊的靈魂是很愉快的：一個可憐的弱小靈魂有如小猴子一般地偷摸與戀愛。假如法多甘是真正野蠻的，那麼辣烏更是原始的了。綠諦所描寫的笄綺蒂 *Thehiti* 花島是一個新的亞加地 *Anadie*。軍官黎維愛 *Kiviere* 只享嘗了一點這個新西夕爾 *Nouele-Cythere* 的泉水，森林與婦女們的風味。他就嘆說這一切都是惡劣醜陋，大概也不是像綠諦一樣的常醒覺的一位詩人。我曾看見了許多旅行家的眼睛露出厭倦的神情，至於一個詩人則借給我以他的魔術的望遠鏡。是吓，我很願相信笄綺蒂 還是亞加地，我願意相信默罕 *Mahorie* 的美麗。我信服當辣烏在亞比蘭 *Aprie* 泉洗浴的時候

，伊是美麗的。我瞧見伊是動人的，當伊在禮拜日進到誓反教的教堂裏去的時候，伊在耳上烏黑髮間插上一束的花球，「那鮮紅的顏色映出伊的古銅色的臉頰以一種透明的蒼白」。綠蒂娶伊做了妻子，依了巴瑪蘭 Pomare 女王的訓詔，照那個地方的風習。這是一個痛苦的戀愛故事，他們彼此不能互相了解。用什麼方法叫一個白種人在暗影的溫柔中去研究默罕利的思想呢？據說在這個世紀的開初，在這個可愛的島國；有一個澳洲尼亞的田桐 Didon 女神，但是這是一個退隱的田桐，伊死得毫不存有怨恨，這個田桐並不是魏祺爾所歌詠的那一個了。有一個無名詩人曾經做過一首詩歌詠着伊道：

一個憂愁的與威嚴的英國航海客，

渡過了浩蕩的太平洋，

停泊在一座芳島，

那裏有一位女王叫做蒂達，

擲給伊一串光耀的珠練，

伊就跟他做遠行的奴隸，

在三十個夜上伊的青春胸膛，

跳動出愛情的歡樂。

在竹林與輕簾之間敬侍旅客的身旁，

但在結束這個可愛蜜月之前，

伊預見將來的被棄，

伊溫柔地準備一堆積薪，

當船隻起程時他面色蒼白地但一些並不驚異，

他聽見火光聞着柔風中的香味。

唉！吓！辣辣烏並不是什麼女王；伊並不用這種悲劇收場；伊在同綠諦結婚時度着不幸的生涯。從伊的同種得染了病死去，在小小死者的頭上伊圍了一個鮮花冠。伊已沒有了葬身棲所，伊只伴着那隻伊平日所眷愛的病貓。一切的水手都很愛伊，雖則伊後來變成不可愛了，而伊也很歡迎他們。伊是因了肺病而死的，因為伊常常飲着「生命之水」的火酒，這種害處蔓延得很快。

可憐的黃種小動物是這樣收束的，伊曾經獻給綠諦以世間最寶貴

的東西，唯一的東西，黏貼住這個頗有價值的不幸生涯，使伊依戀喘息活着，是一個理想的暫時世界。這真是一本動人的與痛苦的書！肉慾的與奇怪的吓！世上是沒有不調和的愛情。兩顆心兒雖則彼此互相跳躍，牠們並不同式同樣地跳躍。但是，在綠諦的異國的婚姻中，心兒永不跳躍，永不調和。辣辣烏與綠諦並不同樣地感覺同樣地了解，就在這一點上是一個無邊無涯的憂鬱病 Melancholie。

我在這裏只講綠諦與他的黃種或黑種的女性；我一些不說到他的兩部大傑作伊甫兄弟 *Mon Frere Yves* 與冰島漁人 *Pecheur d'Islande*，牠們引導我們到了另一個感覺與感情的世界中去。而且也只有回到綠諦從辣辣烏逃婚以後，新婚的餘暇。人家知道比爾綠諦在長崎，

同一位菊子小姐 Mademoiselle Chrysantheme 在一個春季在官廳前正式結了婚。在這個婚期中他不知不覺地寫成了一本美麗的卷子，就在一星期前已由迦爾芒萊維 Calman Levy 書店出版了。沒有嫉妬也沒有愛情可以搖撼這個平寧的結合。在紙屋裏與綠紗蚊帳中菊子夫人共住了三個月，比爾綠諦好像很堅執地信仰一個日本的靈魂了，在一個「魔司美」Mousme（意思就是一個年輕的姑娘，或一個非常年輕的婦人，）的纖小黃色身體中，是世上最不可思議的事物。一個「魔司美」是地方上一種繪畫燈籠或樹製侏儒的年輕人。菊子夫人完全是一個魔司美。比爾綠諦發見伊與那個可憐的辣辣烏具有同樣的神秘性，但是還不及伊的有興味。因此他並不愛伊，他並不抱着好奇心理想去認識

伊的性格。只有一次，在黃昏上，看見伊，在那鍍金的佛像前祈禱，他就暗問自己這個年輕的女佛教徒在思想什麼，伊是否想着這許多事情。

「誰能找出她對鬼神或對死亡的觀念呢？她也有一個靈魂嗎？她也覺得她有一個靈魂嗎？她的宗教不過是一種上古時代傳下來的尊古的模糊的神統觀念，加上在中世紀時中國僧人從印度傳來的涅槃的觀念，連和尚們自己對於他們的宗教都不大明白，現在都堆集在這醜陋的魔司美的小腦袋裏，怎麼會不成一片迷霧呢？」

——據徐譯

在比爾綠諦新書中所給伊的臉容與伊的動人處，這是生動的簡短

的與感人的描寫；這是一張得神的日本生活繪圖，多麼的巧小纖緻與玲瓏。最後還有那些風景是天國的，比爾綠諦所描寫的風景是帶有神秘筆痕的。他是感覺到自然界者！他嘗着戀人的滋味，他很悲傷地了解牠！他知道看花草樹木流水逝雲千萬的幻像。他認識諸多世間所呈示於我們的面貌，他知道這些面貌，在外表是很複雜的，但實際可總歸納爲兩類，戀愛的面貌與死亡的面貌。

這個簡單的觀察是一個詩人的與一個哲學家的。爲那些明瞭者，自然界只有這兩種面貌。試在世界各處覓尋，神秘的森林，晨間白露中的鳴泉，花島的四周，看吓，在積雪的山巔從這個峯頂那個峯頂跳躍出薔薇色的晨曦；請等待在黃昏的暗谷中，默想着宇宙，在各處各



地，不是灼熱就是冰冷，自然所呈示於你的只有愛情與死亡。就爲了這個緣故他對着人類微笑而這個微笑時常是悲傷的。

▲譯後贅言

比爾綠諦的菊子夫人已由徐霞村君譯出，刊於小說月報第八、九、十、十一期中，不日將印爲單行本，列爲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原作者在中國的確還很少有人注意，他的真名叫茱利央維奧 Julien Vinand，比爾綠諦是他的筆名。我會讀過他私密日記，Journal Intime 因此很愛讀他的作品。在他一切小說中，要算日本之秋與這部菊子夫人最充溢有異國情調與悲傷的暗影。法國同代的批評家阿那托爾法郎士也獨垂青這兩部小說，在巴黎時報上做過兩篇介紹文章，前者題名「我們爲什麼悲傷，」去年已經我譯

成中文，收在拙著文學生活中，後者即本篇「異國情調」L'Amour  
Exotique，兩文都收在法郎士的文學生活中。

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附記。

## 都會的誘惑

今天讀日本婦人公論五月號的「都會的誘惑」，不禁想起了許多感想，隨筆寫在後面。

這是說過已不止一次的老話了。

中國人實然太不知道都會是藝術文化中心地的道理，所以自己儘管一方面住在大都會裏，而另一方面確在那裏痛罵都會的一切。我的朋友傅彥長君在他發表關於藝術的文章或談話中時常感慨到這一層。他認定『近代藝術，必集中於都市，蓋偉大之建築，音樂會，歌劇，繪畫展覽會，大公園，華麗之雕刻等，非有城市不足以表現。』又如

復生君也贊美的都市之美點說：『我們但看西洋的都市裏，有偉大精密的建築，有整齊清潔的住宅，有平坦克爽的道路，有葱翠夾道的樹木，那一處不收拾得像一座大花園呢。』但是，真也奇怪，我們的中國同胞，都是喜歡隱居山林之徒；即使他們住居於大都會裏，都是好像是迫於生計問題不得已而寄身於都會中的；所以雖然一方面日夜在那裏享受都會生活，而他們的舌頭與筆頭，却偏愛痛罵詛咒都會的一切，這真是百思而不得其故的一件咄咄奇怪事。

一般自命爲自然界的肖子們，尤其可以請上海的一般無聊文人像「山人」「道人」……之類當作代表；他們一朝到晚，在洋場十里中過着顛倒的生活，在他們自己狹窄的世界中，所體驗發覺到一切的經歷

現象，差不多可以說十之八九都只是些惡劣，顛倒，虛偽，欺詐，頹唐，微溫，苟且，妥協，卑微，猥褻種種罪惡行爲的表現，所以在他們的心目中看來所謂都會自然只是「藏垢納污之所」。他們沒有在都會的美的與善的方面享受過生活，難怪他們除了亂喊或大寫「萬惡之藪」「墮落之窟」……一類的酸文陳句以外，連在都會中所能獨特享受到的物質文明，都有時要表示不滿。有許多知識階級中人，常希望使都會裏的市民，大家「返於自然」，提倡所謂「新村」的運動。窺他們的宗旨，好像是視都會爲魔窟，爲「人間地獄」，大有滅此朝食，激昂慷慨，真是多麼值得敬佩，值得稱讚的事！我願一般住在鐵骨水泥所蓋造的「知足廬」「安貧舍」裏左擁嬌妻右抱美娃的高蹈隱士先生

們，大家團結發起一個大規模的「非都會大同盟會」，在二十世紀的世界，做一番驚人的事業出來。

在前面所引說爲高蹈派文人雅士們所嫉視的都會的一切現象，大約都可以歸納在這個新名詞「誘惑」兩個字裏面。

「誘惑」並不是一個很正經的名詞，無論你是宗教家或非宗教家，偶或看見或聽見了這個名詞，多少總會體會得一種刺戟不安的感覺與意味的吧？「又不我許陷於誘惑，乃救我於兇惡，亞孟，」這不是天主教教友，朝夕祈禱的經文嗎？據天主教的教理說：人類有三種誘惑，一自己的肉身；二地獄裏的魔鬼；三世俗；所謂世俗，大約都會就是其中最厲害的一種吧。聖經記載：耶穌在曠野禁食四十晝夜，受

魔鬼誘惑試探的故事，那最末一次的誘惑，不就是利用都會來做引餌的嗎？「魔鬼帶耶穌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將世上的萬國，和萬國的榮華，都指給他看：你若俯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給你。」可見得二十世紀以前的撒但，已會利用「都會之誘惑」來蠱惑人心了。

撇開宗教說教式的誘惑解，單就文藝方面來說幾句關於誘惑的話。

我生平沒有讀過中國「國粹」「國故」的文學作品，所以沒有本領可以編纂一部「中國文學中的誘惑研究」，或其他像「誘惑文學概論」一類的著作。老實說，即使連一篇千字文的文章都不會寫，不過從報紙上登的吉士牌香烟廣告，纔知道在幾千年以前的中國書上，已有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這兩句絕妙好詞了。這可以算是我唯一的錦囊中的材料，但還可惜不是關於「都會之誘惑」。

在西洋文學裏，我只知道有二本小說是用「誘惑」來做全書的幹骨的：一部是佛羅貝爾 *Flaubert* 的「聖安多尼之誘惑」，一部是法郎士 *France* 的泰綺思。

「聖安多尼之誘惑」*La tentation de St Antoine* 是佛羅貝爾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在中國也曾經過人家在雜誌論文裏約略介紹過一些。描述古代一個修道士受誘惑的情景，很是生動。大致說：聖安多尼正站在他的茅屋前，望着前面聳立的大十字架，感受着大自然的薰味。忽然意馬心猿把捉不定起來，他最初是懷慕他幼年的生活，想起年



青時所愛的一個青年女郎亞瑪娜麗亞，想起他的可愛的活潑的小學生依拉利翁，於是他自怨現在的孤獨。季候鳥在他頭頂飛過，猛然提醒他，也要像他們一樣的自由翱翔。他煩悶極了，想在聖經中得些安慰，可是他翻開聖經的啓示錄，就發見了許多矛盾。於是美女，富貴，權勢，等等人世的誘惑，一齊都出現了。世界的一切宗教的神，也成列的在眼前閃過也有搗碎了的，也有墜入黑洞裏的，待到他們過完，就死也似的沉寂起來。安多尼說：「他們都去了。」有一個聲音回答道：「我仍在此，」這是依拉利翁，是科學的象徵。經過了劇烈的爭辯後，安多尼醒來，見四旁的草木都變成活物似的，作擺噬之狀，他幾乎發狂了。最後一輪紅日，從黑暗中跳出來，夜已過去，白晝又來

，紅日的圓面上有耶穌的面孔，射光到安多尼身上，安多尼連忙畫了個十字從新祈禱起來。（節錄自沈雁冰的「佛羅貝爾」）

在聖安多尼之誘惑裏，雖有許多神奇的想像幻想，新舊信仰心理的衝突表現等等，但却並沒有把「都會的誘惑」做中心頂點。在泰綺思裏，主人公埃及沙漠中的隱士巴孚鈕斯，却是受了都會之誘惑，從沙漠中走到繁華都會裏去救他的戀人泰綺思 *Thais*，亞力山大城中的一個十分美麗的女優。當他將走近那希臘人所稱爲美麗的黃金的亞力山大城，從一座小山頂上，望見那個有許多屋脊在薔薇色的暮烟中閃耀着的大都會的時候，你看作者怎樣地描寫：

「他停着，將雙臂叉在胸前。

！那裏，他自語着，就是有趣的地方了，在那裏我是在罪惡中產生；就是光輝的空氣了，在那裏我會吸過有毒的芬芳；就是歡樂的海了，在那裏我聽過妖女底歌聲。這是我肉體底搖籃，這是我人世的故鄉，世人眼中看來是富麗的搖籃，輝煌的故鄉！這是當然的，亞力山大城，你底孩子會當你是母親般地愛你，我也是在你裝飾得很華美的胸中產生的，但是禁慾者要輕視天性，神秘要譏笑外表，基督徒要將他人間的故鄉當作流離之地，僧人是要逃避了這世界，我底心已不愛你了，亞力山大城。我恨你，我恨你爲了你底豪富，爲了你的學術，爲了你的溫存，爲了你的美麗。該詛咒的，魔鬼底廟宇，……我是就要到那裏去和這些黑暗的貴人們混在一起了。

他雖是這樣痛恨着詛咒着亞力山大都會誘惑，但不多一會，等到他踏進城市裏的時候，他是陷於都會之誘惑中了。

「他快步地穿着城市。已隔了十年了，他還可以認出每塊石子，而每一塊都是足以使他回憶起罪惡的毀謗底石子。……他走進了一條街道，兩邊都是像沉睡在香氣中的華麗的大廈。那裏的松樹楓樹，落葉松都昂金在紅色的飛簷和金色的柱頭上。從半開的門中，可以看見在雲白的庭前的銅像，和那樹蔭中的噴泉。沒有聲音擾動着這美麗的居處底平靜，只聽見有遠遠的簫聲。那僧人停在一所屋前，雖然較小而常雄偉，四邊是用美麗得像少女般的的園柱來支持着

的。……」

其餘的恕不多舉了，可看泰綺思全書。

「都會的誘惑」不僅可作為文學作品的絕好題材，同時也可以供給近代的藝術以許多資料。近代成功的藝術作品，大概是用都會的生活，作為描寫與表現的核心的。友人倪貽德君，精於油繪，以前雖會喜好作山水靜物，但近年來頗能努力於都會生活的製作。記得他寫過一篇「藝術之都會化」的文章，有許多頗有見解的句子，如說：

「最近的藝術，像未來派、表現派、立體派、的藝術，都是表現那種動亂的不安的，刺激的都市的情調。用了那電車，汽車，大西洋的橫航船，飛行船，飛行機，活動電影，淫蕩的妖婦這些東西，

來代替那些田疇，鄉村，水面，帆影，純潔的處女等作為畫面的題材。於是一羣的藝術家，他們都從山水懷裏跳了出來聚集在大都會裏，到充滿着酒香肉氣的咖啡館，跳舞場裏，度那頹廢的流浪的生活。……」

近代科學的突進，機械業的發達，化妝品，粧飾術，大商業廣告術的進步，使大都會一天一天的增加艷麗，燦爛，引得一般人目迷心炫，像妖魔一般的有媚人的力量。……他方面一羣神經過敏的藝術家，受了資本主義的壓迫，而生出無限苦悶，於是拚命的要求肉體的享樂，想忘記了苦悶；酒精呀，烟草呀，咖啡呀，淫蕩的女性呀，愈是刺激的東西愈好。……而他們所表現出來的藝術，也當然是

力求新奇的刺激的東西。……

大都會所給與我們的，不消說，便是一個五光十色，像萬花筒一樣的组合體。譬如上海，可說東亞有數的一個大都會了，我們若跑到南京路、外灘、虹口那一帶去，則各種奇特刺眼的色彩，真使我們的眼睛應接不暇。例如大商店裏的窗飾，汽車馬車的油漆，活動寫真的大廣告，太太小姐妓女電影明星的綢緞的衣服，都好像在那裏競奇鬥艷，互相比賽的樣子。……

大都會裏供給你娛樂的地方異常的複雜，美術館，音樂會，展覽會，電影劇場，跳舞場，這許多娛樂的地方，他可以使你嘗到不盡的趣味，得到無限的靈感。你若是坐在咖啡館裏，定可遇着那十七

八歲的處女，在紅燈綠酒之下，細細的對你追述她已往的 Romance。你若住在大旅館裏或是到公園中去閒步，一定可以遇到各種色彩不同的人相，感到一種 *Exotic* 的情調。……

上面所描述的一切都會現象，正是所謂「都會誘惑」。這些誘惑，在道學先生及宗教家看來，當然要不以為然的。但是，在事實上，「都會的誘惑」已成爲近代藝術文學絕好的題材與無上的靈感，是無可隱掩的了。但是在近來的文學出版物，却還很難得看見有敢大膽讚美「都市之誘惑」的。

今天閒着無事，因爲新買了一本日本婦人公論的「都會的誘惑」號，加之案頭又堆了一疊舊書報，就抄成這一篇隨筆雜文。也沒有什



麼別的意思，無非想叫住在大都會裏人們，知道「都會的誘惑」，是怎樣一回事罷了。十七・四・二十六日。

## 刺戟的春天

一年四季中，再沒有比春天更刺戟的季節了。

所謂刺戟也者，並不是指自然界的壓迫力，如果是指自然界的壓迫力，那麼，豈有還比嚴肅酷寒的冬季更利害些的麼？

中國文人有句成語，叫做「春色惱人」。這「惱」字，多少有含蓄着刺戟的一些意味。

我只說多少含有些意味，却並不承認「惱」便等於刺戟。妥洽地說一句，惱非刺戟，刺戟却有惱的成分。換句說，刺戟與惱立於相對等的地位，彼此有連帶的關係。

請看現代的世界，尤其是在都市裏面，如我們所住的上海，不時有很顯明的所謂『世紀病』的現象麼？學校裏的男女青年，在肉體上，物質上，常發生出種種煩惱鬱悶，在社會上一切服務者，爲了衣食住的問題，——有些單純爲麵包問題，各人都生出吃緊的情調，東西奔波，備嘗艱辛，休暇時常會生出「人生單調」生活無味」一類的感觸來。藝術家的靈魂，更其深感苦惱，你看他們束着馬賊式的禪帶，披不着梳理的長髮，穿着工人式的襯衣，以爲他們是重精神而輕物質的了，其實他們的精神同肉體所受的煩惱的束縛，比較任何追求享樂生活的人們，更利害些，更強長些。總之，在生存競爭強烈的都會裏，人間煩惱的情調，因着物質文明的發達，影響到人的日常生活——飲食

男女住所裝飾許多慾望上去，這種「世紀病」的現象，最普遍發現於都會裏，所以也叫做「都會病」。這二而一的病苗，就只是一個「惱」字，什麼「煩惱」，「鬱悶」，「病楚」，「悲苦」，「無聊」，「傷感」，「疲倦」，「寂寞」，都是「異名同實」的變相形態。

都會裏發生「惱」的傳染病的原因，大半不出乎過度的勞役，同「求生」「優生」慾望的繼長增高。有了過度的勞役苦惱，「刺戟」的一服興奮劑就應運而產生，正如日本近代批評家廚川白村在近代文學十講，第二講「近代的生活」裏面所說的：

「惡戰苦鬥的近代文人，處於強烈的生存競爭場裏，因過度的勞役，生了疲倦，要想用人工的法子來興奮心身，還同時要安靜休養太

銳感的神經。用了種種不自然的手段，卽如睡眠劑，興奮劑等種種必要的刺戟的，都因此而生。用了這種東西，想逃脫生活的苦痛，外界的壓迫，在歐洲文明國，近來酒和烟的消費，年年增加，在統計表上是明明表出的事實。一而且烟酒之外，鴉片催眠劑的需要，也增加了，酒類之中，且要求 Absinthe 那樣烈強的種類。……」富於刺戟性的東西，豈止是烟酒，線條，顏聲，聲音，文字或形體的動作，那一種沒有適當的刺戟力可以傳給人類。於是有雕刻，建築，繪畫，音樂，文學，舞蹈等的藝術產生出來。近代的藝術，都是把刺戟很強烈的都會生活做中心的。近代歐洲文學，是都會的文學，正如廚川白村的評語一般無異。

在西洋，惹引起人生的煩惱同興奮起人類神經的刺戟品，可以說一年四季，夜以繼日地普遍於各熱鬧的都會裏，那一天不是春氣勃勃地，却一些不會受自然界的影響。而且愈是時節肅殺寒冷，刺戟的藝術表現，愈來得強烈發展。反看我們中國的社會，只有聽命受制於自然界的支配，秋冬夏的時節，不是避暑，即是守寒，老躲在家裏，杜門不出，飲酒吟詩，下棋鼓琴，算是消遣岑寂。眼巴巴的等着春天到來，陽光和煦，萬物欣欣向榮，於是大家便興高采烈地出來作戶外遊散。喜歡熱鬧的，去看戲遊玩，喜歡清靜的，出門旅行，遊山遊水，算是逢春作樂。文人雅士，也就設酒招朋，互相酬唱「春色惱人」春光明媚」一類的詩詞歌賦來。比之於藝術文化發達的西洋各大都市的

人工的作樂尋趣，當然有天壤之別，大有不可同年而語的概了。

我也不是要一定否定中國人的賞春遊春，爲無意識，而一味的稱讚西洋人的終日享受藝術文化，爲至上無比。因爲我們中國因了國家政治的紊亂，教育的不普及，交通的不便利，商業的不發達，市政的不整頓！種種的腐敗，去成爲世界文明強邦的日期還遠。種種陳舊的風俗人情，實不易於一旦改革整新。但是住在商埠的人們呵，尤其是上海人，我們却都有了享受藝術文化的機會了。我們自朝至晚，視神經和聽神經所受的刺戟，比較鄉間和過去以前的二十年的上海，強烈到數千百倍了。

單就我個人而言，上完了課或著作完畢以後，常喜歡在熱鬧街道

上散步，流覽百貨公司，衣裝店或書店的窗飾。到珈琲館小坐，聽音樂會，看影劇，舞蹈，歌劇，酒樓菜館，隨意小酌，圖書館看書，找朋友談天，——可以總算是盡享藝術文化的能事了。但還常有不滿足的慾望發生，——這在中國的禮教眼光看來，一定是敗德。渴想到歐洲去走一遭，我不是羨慕瑞士的明山秀水，也不留戀羅馬磚礫遺蹟，却是想到大都會的巴黎，倫敦，維也納，柏林等處去遊覽。我愛看丰姿美麗，肌膚瑩白，衣飾鮮豔，行動活潑的少女；我愛聽出神入化的大規模的交響樂會；我愛看可歌可泣富於魅誘性的歌劇；我愛嗅濃郁馨芬的化裝粉麝；我愛嘗甜蜜香甘的酒醴；我對於享受藝術文明的慾望繁複而且強烈，不勝罄書，暫且帶住罷。



在日人某氏的「異端的畫家」裏面，講述惡魔主義的羅德來 Lothar，——師竹君已譯爲漢文。刊在藝術界周刊第四期——開場寫了這幾句。

「我們要知道都會所誇示的景象，同眩人的粧飾，並不是從都會發生，却是從人間的意志表現。都會的藝術，就是綜合多數人間的意志，集成的偉大藝術。所以潔閒寂靜，不居人間的自然景像，不能邀都會的青睞。只有氣味濃厚的人間，造成的技巧粧飾，纔能使都會發生美感。例如都會中人踏青郊外，留連到黃昏時候，看見路傍輝煌燦爛新奇的廣告，必然停足注視，加以評論。至於林中艷麗的花卉，在這個時候，却不能邀多數人的顧盼，雖然

都會中人，有時對於閒寂的自然界景象，亦有美的感興。但是這種感興，究竟是偶然發生的，並不是多數人常有的。」

讀者諸君看完了上文以後，敢問你們在生活的趣味感興與抒情上所願感受的刺戟，是青翠的松柏麼？澄清的泉水麼？和煦的微風麼？光明的麗日麼？還是那黃金的頭髮麼？白玉的肌膚麼？美妙的音樂麼？華麗的舞劇麼？雄偉的雕刻建築麼？……何去，何從，那聽你們自己去決定了。

## 忒珈欽谷小坐記

大約在半個月之前的一個星期日，在新雅茶室，從傅彥長君的口裏得到田漢被累的事情，就在那天下午，我到南國藝術學院去探訪。田君適外出，碰見田夫人黃大琳女士，葉鼎洛君，孫師毅君，打聽到田君已平安的好消息後，我就約黃女士葉君等到霞飛路一家俄國菜館吃哈爾濱式夜飯。夜飯後，大家作鳥獸散去。我獨自一個人，腋下挾了一本繆塞的一個時代孩子的懺悔錄 *La Confession d'un enfant du siècle*，走到霞飛路金神父路相近一家俄國珈琲店裏去。這家牌號，叫做忒珈欽谷 *Tkochenko*。這是店主人的姓氏，並沒有什麼意義。

正確的俄文拼音應作「忒迦欽谷」，現在店門牌號譯寫的「梯克勤康」字樣，覺得不很妥切而且幾個字都不好看。

走進門口，看見遠處站立着一個中國僕歐，我心裏就害怕起來，深深憂慮，我滿腔抱着享受異國情調的好奇心理，被我們這位同胞侍者，消得乾乾淨淨。我最生惡心的，就是在中國西式餐館中習見的兩件討厭事，一件是看見你入座，就泡上一杯橙黃的檸檬茶上來；二件是，付帳找錢的時候，不放在小盤裏，極沒有禮貌地對你說一聲「拿去。」此外像絞手巾，勸飲酒，介紹名菜一類的惡習，更不必說了。但是，真是運氣得很，當我的脚跟正待向後旋轉，瞥見一位俄國少女微笑地走向我面前來。我就揀了靠街上的窗口一隻座坐下。伊過來懸

勸招待，用英文來問我要什麼。我不願意說出我的法國口音的英國話，二來老實說，我本來也不很喜歡這種流行於殖民地的世界語，我就用法文同伊講話。伊搖搖頭，我就很簡單地說了「珈琲」一個名詞，伊加問了一句我聽不懂的英國話。我也不去追問，我點了一點頭，伊嫻嫻地走開了。

坐在那裏真覺得有趣得很。一隻小方正形的桌子，上面攤着一方細巧平貼的白布；一隻小磁罈瓶，插了兩三枝鮮艷馥芬的花卉。從銀製的器皿上的光彩中，隱約映現出旁座男女的玉容綽影。窗外走過三五成羣的青年男女，一隊隊地在水門汀階沿上走過，這是每夜黃昏在霞飛路上常可看見的散步者。在上海就只有這一條馬路上，夾道綠樹

蔭裏，有各種中上流的伴侶們朋友們家族們，他們中間有法國人，俄國人，也有不少中國人，男的不戴帽子，女的也披着散亂的秀髮，在這附近一帶徘徊散步。我一個人沉靜坐在這座要道口的咖啡店窗裏，顧盼路上的都會男女，心靈上很覺得有無上的趣味快感。在那裏，既聽不見車馬的囂鬧，小販的叫喊，又呼吸不到塵埃臭氣，只有細微的風扇旋舞聲，金屬匙叉偶觸磁杯的震音，與一二句從樓上送下的鋼琴樂音，一陣陣徐緩地送到我的耳鼓。有時路上沒有好看事象人物，就低下頭來，翻看繆塞的一個時代孩子懺悔錄。

不多一會，少女侍者送上一杯熱氣騰騰的珈琲上來。我暗想今天吃了英國話的虧了。那一天天氣很熱，旁座的都在喝冷珈琲，只有我

一個喝熱的，豈不太特別嗎？這大約侍女看見我是中國人，以爲我的胃口不合宜喫冷東西，所以特別週到地爲我調了這樣一杯熱騰騰的珈琲。而且伊怕有誤會，還先問了我一句英國話，我只好像啞子吃黃連一般地在肚裏暗暗喊苦了。

忽然心生一計，我用法文對伊說要一些冰來。伊就拿上了一小盆過來，我取了兩方，不發一語，輕輕放進熱珈琲杯中。伊彷彿懂了我的內在窘狀，微微地對我笑了一笑，我也用很得意的眼光回報伊一下。揭開書本，攤住桌上一頁一頁地翻讀着。時或仰起頭來，對窗外游目閒眺。約摸一共坐了有半個鐘頭的光景，我用眼光招那一位俄國少女侍者過來，想付清了帳出去。

那知道又發生了一個小小趣事，我用法文問幾多錢，伊搖搖頭。我也不用英文來問 How much 了，但也不願付一元錢叫伊到帳台上找出來，我就抓了一把雙毫銀角放在手掌裏做勢叫伊拿。伊就說着 Twenty cens (二角)。我搖搖頭裝作不懂。伊就先取了一個雙角子去，接着重新取了一個，同時嘴裏說出 Big money (大洋) 幾個字。我仍舊搖了搖頭，可是伊倒不再取第三個了。

爲表示我不懂英文的樣子，我始終沒有說出半個英文字母。但是，伊亦不知道爲什麼緣故，收了我的四角小洋，而並沒有找出抵償兩角大洋代價的餘錢。大約伊沒有經我的同意拿去當小帳了。我心裏老大的不高興。我決不是慳吝不肯破費，說不定我要給伊更多一些小



帳哩，但是終覺得伊這種行爲，未免對顧客有失禮的地方。

我打算索與裝外行裝到底，等伊過來收拾杯盞的時候，還賞給一個袁世凱的單銀毫給伊。伊朝我望了一下，順手收下了連說幾聲我不愛聽的英國話『Thank you』謝謝你。』我一語不發，挾了我的一個時代孩子的懺悔錄，挺起胸脯，離開這家小珈琲店「忒咖欽谷」，向黃昏時可愛的霞飛路上走去。

十七年八月十日。

## 巴黎的咖啡店

陳季同將軍中國人描繪之巴黎人的一頁

在巴黎沿着熱鬧街路與交通要道的一帶，我尋不到比咖啡店更特別的處所了。這些咖啡店是招待行人的休憩所。

就在這裏人家可以像在一本攤開的書上，任意流覽社會生活的一切形形色色景象。這僅在歐洲，在我們的遠東是尋不到這種景象的。

在法國，猶如在中國一樣；行路疲乏的散步者去尋幾家可以入座的款待所，用一點清涼的食料爲解除休息他的乾渴。

實在的內容是同樣的，不過在形式方面完全是異殊的。

我們，有我們的茶館，普通是建築在冷靜市區與幽宜景地的近處。座客們都相認識的，低聲談話，洽議他們的事情。喝着一兩杯國產的飲料，吸着只能抽幾口輕氣的小烟管而大家散去。

總之，我們的茶館終算很幽靜，而每一小羣的茶客是分離其他的座客而孤立的。

現在我們進到巴黎熱鬧街道的一家咖啡店裏去。

在路口一家外式裝璜華麗的屋子，開着雙開門面，峙對着那便於流通空氣的花玻璃窗。

我們進去的那一間客廳，一切設備都能比上一個富家的食廳，一切裝飾利用汲取近代藝術不可限量的泉源，爲使室內的全部增加美麗

起來。在天花板上，有綽容玉貌的婦女們，隱在雲霧裏，只待你抬頭仰望，伊們微笑對着你，好像對伊們纔接來的賓客祝頌着吉祥與好運。牆壁的角隅，隱藏於各種美術磁罇之後，陳列着形形色色的飲料，可供你選取。在下邊，這是古舊的地氈。在上面你可以追隨着叟獵麋鹿的急馳，或者參加入一個武裝軍隊的集會中，他們正在駐紮空地預備着出發死戰。

全部的器物都有藝術的勻調，一種無比的習技把實用與愉美配偶在一起，使得視覺上得到快感而適當放置物的用處。坐在舒適的座位上，你可以樂心顧盼，驚嘆這一切的佈置。依異國人的眼睛看來是如此地新奇。但是巴黎人士却一些都不留視。他們是住慣在那裏的，這

些油畫，這些玲瓏纖微的裝飾，這些同時有熱煖與耀明情調的金銀反光，使你好像被我們古舊童話中的魔術所施驅；在那裏人家只消思念，就可以實現發見他的一切志願。

你呷一杯這種由亞拉伯人貢獻給我們的著名液質罷，為表示享受這種永久權利的感謝，你不久就可以感覺得有些溫煖，心靈清明。你用眼光投射到你的四周，去看你的鄰座同伴們怎樣地舉動。

客廳裏坐滿了坐客。談話，歡笑，看各地各種言語的報紙，互相講傳每日的新聞議論着，沒有一點不自然的樣子，但是也沒有什麼神秘。你不必去傾聽，雖則如此，但你仍舊可以聞見一切。而且，也有互相討論交換印象與思想的，一種相互的得益，只在一瞬霎間產生的

。那些初次見面的顧客們進來，坐了不多時他們離去了，在這片刻間以後永不會再相重見的了。熙攘出入，好像一個家庭的家屬一般。

這種強力顯明的關係，就是法國民族社會性的所在。只消在一家巴黎咖啡店裏小坐一句鐘，就可以了解一切的禮貌，褥節，細微的留神：每一個人對衆人的注視與衆人對每人的，可以融化在法國精神的陶醉霧氣裏。於是也就可以推想到這種像如此快樂如此可愛的民族對於世界所展發的文物影響勢力，是如此的銳入與如此的廣播的。

但是尤其是在夏季溫和的黃昏，最合宜於參觀咖啡店。於是爲這收容這許多欲解消日間疲倦的來賓們的客廳，自然要覺得狹小不夠坐了。就把桌子椅子搬到門口廣闊的街沿上去。在這座嗡嗡蜂房的前面

，電燈與瓦斯燈重新放出白晝的光明，經過來往有羣衆的散步者。這種生動活躍的生活一直須延至第二天的朝晨，直到載着供給城市中的日用糧料的重車子，轉滾着兩個大輪走向菜市場的時候；在那邊開始活動時，這裏就暫告個結束。

在咖啡店的顧客中，不但有小坐暫留片刻的路過者，還另有一種顧客，更留坐得長久些，但也是不時光顧的熟客。這個特別的世界人家就稱做爲愛熱鬧者。（Boulevardiers），這個名詞就從熱鬧街市Boulevard 1個字蛻化出來的，爲他們就好像是第二個祖國，在咖啡店裏扮演一種特別的角色。

爲愛熱鬧者，咖啡店是比他們的寓所好上千倍的一個處所。這是

在珈琲店裏，他來這裏繕寫信札；如果他是一個新聞記者就整理他的訪稿，或是校閱，或是寫預備在第二天報紙角上發表的小說的一章。那些司空見慣到了第二天休閉的珈琲店，人家如果遇着這種事情發生，大家就互相詢問那些熟客們將成爲怎樣，他們以前在那裏當作住所，而却不喜歡在那裏寄放床舖的人們，一個重大的問題，爲人家白費心思去探求而得不到結論的。

另外還有一個觀念，珈琲店在法國民族的生活上也頗佔重要的位置。政治家，尤其是一輩青年的政治家，在那裏聚會而在那裏組織他們的重大爭鬥。人家指給我以某家的珈琲店，在那裏常有一個很能幹有力的演說家的聲浪。在某家，在每個黃昏上聚集了許多政治界與文



學界的知名之士。還有幾家，在那裏的許多坐客會集討論營業利益，謀定他們是公司方面的計劃。

這一切都使我覺得奇怪在初次發見的當兒，但是現在增進了一點對於巴黎生活的知識，使我聯想到東方略相鬚髯的情景，這一切就在我看來似乎都很簡單都很自然的了。

巴黎人都是依着他們的趣味而表現出各種的性格，這種趣味都使他們在一切事物中，尋出最準確的均分與最完滿的和諧。

在我參觀了羅佛爾與Cluny美術博物院以後的幾天，在巴黎做領導的我的一位朋友，領我去參觀了許多咖啡店與啤酒館，這些店主們喜歡模倣幾世紀以前的建築式樣。

我不知道巴黎的居民是否與我有同樣的感覺，他們都似乎有些留神到這種事物的上面。在我呢，却毫不經意。但是我也不能自禁地發生驚奇，與表示我的歎賞，看見所複製重造的建築，裝飾，器物，杯盞，都純粹酷肖着湮沒年代的式俗。

在博物院裏我已參觀過的一切，還能回想記憶着的，在這裏表現出來，有強度的生命，在我眼前躍呈出好久以前時代的景像。在博物院陳列的東西，並不告訴我以什麼重大的事情，在這些珈琲店裏却是這樣有淵源地佈置着，有不可抵抗的誘吸華麗。

這是一種智慧的佈置使古代的蒐藏都有生命地放在這裏，每一件東西放在從前原有的地位，放在如人家所稱謂的這個『良好的舊時間

『Le bon vieux temps』中，在我初走這些建築物的時日，我却並沒有什麼遺憾。

這許多事物告訴我的勝於一課歷史的教授，我在那一瞬息間的時日，生存在那些生產，勞作，死亡人類的古時代中。但我自從認識了昨日的咖啡店麥酒館的道統以後，我仍舊更喜歡供給我們以現代社會材料的今日咖啡店。

本篇原作為法文，刊於 *Les Hansiens Peint Par un chinois* 中。

關於原作者陳季同將軍的事情，請參看初次見東亞病夫。

十七年八月十二日。

## 紙門裏的風味

一天嚴冬的晚上，北風猛烈地吹着。平闊的霞飛路，處處都含着冷意的高大洋房，靜悄悄地排列在兩旁；黯淡的路燈，把兩傍禿頂的樹木，一條一條倒映在地，人行道上，宛如一重重的鐵柵。

我正同我的老友羅君，並着肩冲寒前走，一壁走一壁談話；關於社會、人生、戀愛、文學……各種問題，都從我們嘴裏漫無統系地隨口吐出來。激昂的語調，振蕩突破那靜寂的空氣。我們抱着一種不思議的好奇慾望，促急我們的步伐，從那一條條的黑槓影上跨踏過去。

琴聲幽揚的東華大戲院，哈爾賓俄菜館，別開生面的女光理髮飲食店，都不能吸住我們的脚步。前進！前進！末了到了一條長巷口，上面一盞半明的紅燈，把我們引吸住了。

『到了。』羅君很得意地指着紅燈說。上面寫着三行羅馬字：  
FUJI SUKIYAKI NAGARONI。走進巷街。轉一個灣，瞥見一座小洋房，門是用白紙糊的，表現着一種島國風味的特殊象徵。

羅君因為以前已光臨過一次，所以放出很熟悉的樣子，把紙門推拉在一旁。

在一陣咕咕咕咕的木屐聲與曼妙的「伊拉夏伊」聲裏，早見有一個頭上梳髻，腰圍打大結的侍女，彎着九十度的鞠躬，迎接我們進去

。 一進門，就見許多草製拖鞋與紅色的木屐，凌亂排列在地上，看上去覺有一種奇怪的美感。我們換上草鞋，跟着侍女上樓。

在一間幽靜無垢的小房間中，我們足足沉醉了二小時。一壁吃風爐上纔燒熟的洋蔥牛肉皮，一壁同下女隨意搭趣談笑。我是不懂日本文，眼巴巴只看羅君滿面春風，操着不規則的洋涇浜英國話，夾着幾句不三不四的日本話，同伊暢談。

伊不時把伊一雙秋波投射到我身上，伊好像是在奇怪我爲什麼不開口。

伊同羅君越談越親熱起來了，後來伸過手去輕撫他的手，笑瞇瞇

地說了一句極清脆的音樂句子，我不懂言語，大約是在問羅君冷不冷吧。

「咳，我一雙終日在寫字台上挨生活的粗手，居然也承異國的少女問暖起來了，但是，這一顆緊壓在裏面的火炎般的心兒，有沒有像伊一般的人來問我一聲呢？」

在將出門的時候，羅君對我發了這樣的一段牢騷。

出了這一家紙門的料理店，在路上，我們都不像來時一樣的高談闊論了，我低了頭跟在羅君背後走。忽然我想起了一件事，就問羅君道：

「伊叫什麼名字？」

！叫松子 MATSUHITA 呀！

他好像毫不在意地答應了我。

十七，一月，十日。



## 同文秋季音樂會

這幾天，天象氣候變幻真出乎意料之外。隔夜還是細雨綿濛的陰霾天，走在泥濘的道路上或守在冷淒淒的屋子裏，好不令人感到無窮的寂寞和無聊。到了次晨天空忽然放晴，雖然氣候嚴寒，但是能受到一陣陣的朔風和微雪的刺激。久已萎靡的精神，倒反振抖起來了。可是外感偶來，心波立湧，情緒很不安寧地只想出外散步聊以破解心境上的煩悶。從江灣路走到北四川路橋堍，偶然抬起頭在一家日本人開的樂器店玻璃窗中看見吊着一張音樂會的廣告。進去一問，知道是東亞同文書院學生所組織的音樂部主權的一個秋季音樂會，地點在日本

人俱樂部三樓，時間爲當夜(十一日)七時。我就進門，這位經理代售券的日本老板真會做生意，很客氣地站起來，用不規則的中國話來招呼。我付了一元錢，買了入座券一枚。到日人俱樂部時，距離開會時間約半小時，而穿和服及洋服的日本男女，已滿座了。最觸耳目的，是那蹣跚的木履，和牢帶在頭上的西式呢帽方角帽。在屋子裏不脫帽，這原是日本男子的一種禮貌。那天的節目，除印在入場券外，每次在台上另有字條報告，現在譯抄在後面：

(一)亞美利加巡邏兵

馬加它

(二)「皇國之民」進行曲

齋藤勝

(三)「處女之祈禱」

排特刺內夫斯加

(四)(甲)西班牙小夜曲

盎勃維西奧

(乙)圓舞曲

(五)「沈鐘」

(六)「多諾河之波」圓舞曲

意槐謠末契

(七)「午夜夢」序曲

希彼格萊

(八)「晝之夢」

梁田貞

(九)「天國與地獄」

巴赫

(十)(甲)露雪阿提拉美莫

亞馬斯剛意

(乙)米諾愛德

貝多芬

(十一)圓舞曲

羅沙奧

同文秋季音樂會

三

(十二)「女神之舞」

福島紅洋

(十三)「小鍛冶」長唄

指揮者

鮎子正純氏

鋼琴伴奏

秋吉宗鎮氏

馬加它的「亞美利加巡邏兵」，由同文書院音樂部口琴隊吹奏。全隊共十三人，分作部分合奏。樂曲的主題旋律，由高聲部提琴吹奏；其餘次聲中聲，低聲等部的口琴，或吹伴奏和音，或吹司節拍抑揚徐速，很彷彿大規模樂隊的合奏；曲子也非常動聽。日本人吹口奏原是一種特殊的擅長。可是它還不能列入純正的音樂道統上，只可算是一種游戲式的音樂小品罷了。

第二節，爲部員演奏的管絃樂「皇國之民」進行曲。作曲者爲日人齋藤勝氏。樂隊部員共十八人，有高次低聲等部提琴大小笛，鋼琴等等。曲子的樂式，雖然完全根據西洋音樂的作曲法，但是總顯明地表現着東方的色彩。演奏時只聽見由管樂器吹奏的主題旋律，弦樂器只伴奏着，全隊合奏時，混融在一起的聲音，幾乎分不出各種樂器的聲音。尤其是沒有強弱抑揚的節奏，所以使我個人聽了以後，一些生不出什麼感動，也不能發見曲調所蘊藏的情趣。指揮者爲前上海藝術大學教授崑子正純氏，他是日人音樂界中數一的人才，聽說這管絃樂隊卽爲他平日所教練的。

第三節爲津金君代小姐的鋼琴獨奏「處女之祈禱」。伊穿上一件

裸臂的妃紅西女袍。鵝蛋圓的臉容，翦齊兩分的黑髮，年紀很輕，約十七八歲。身材短小玲瓏，彈琴的姿勢很正確指法揮送合則。前半段奏演還好，到了後半段節拍漸漸地緩遲，指力寬弛，雖然沒有多大的錯誤，可是把曲調的情趣都失去了。

接着是部員曼陀鈴合彈奏的西班牙小夜曲「拉拜老瑪」，和圓舞曲「至上美麗」。全隊共六人，五人彈高次聲部曼陀鈴，一人彈「琪篋式的大琴」。主題的旋律，由低聲琴彈奏，其餘高次聲部的曼陀鈴伴奏着。抑揚高下，常帶有一種倦眼昏沈的聲息，非常感動，使聽衆的情緒隨之緊張或弛放。末首的「至上美麗」舞曲節奏輕快活潑，很足使人以興奮忘疲。

渡部光子小姐的獨唱沈鐘，鶯喉珠聲，最能引起聽衆的興趣。伊穿着很樸素的和服，一登台時，伊卽情不自禁地嬌笑，大約是初次登台的原因。後來愈笑愈利害，於是一般聽衆也忍不住都笑出聲。伊弄得真難爲情，雙手把臉掩了，頭兒還在很利害地顫動，聽衆更弄得笑不可仰。直過了五分鐘後，琴聲一起笑聲漸漸平靜，伊就正式開始歌唱。曲爲西洋名曲，調子很柔婉抑轉。伊用日本語唱，歌辭殺脚阿、衣、烏、愛、奧的律韻，送入耳鼓，真覺得異常美麗舒快。

後來有管絃樂隊合奏「多諾河之波」，「午夜夢」序曲；口琴隊的「天國與地獄」，「女神之舞」渡部光子小姐的「晝之夢」獨唱，絃樂四重奏「露雪阿提拉美莫」「米諾愛德」等等。那時我因有友人的約會，

不能繼續聆聽，真覺得非常可惜。對於這個秋季樂會，我個人却感到有相當的滿足。但是有一件太不滿意的，音樂會的開始時間，因臨時發生校對鋼琴音調的緣故，過了原定時間約四十分鐘，給等候的一般聽衆以一個很不好的印象。

聽了這個音樂會後，彷彿洗了一次澡。我那頹唐沮喪的精神，抑鬱苦悶的情緒，都洗去得乾乾淨淨。明天起，又可以興緻勃勃地做事了。想到這裏，我對這個音樂會的主催者，深表我的感謝。

十五，十二，二十三。



## 初次見東亞病夫

『孽海花以光緒三十三年載於小說林，稱「歷史小說」，署「愛自由者發起，東亞病夫編述。」相傳實常熟舉人曾樸字孟璞者所爲。書中人物，幾無不有所影射，使撰人誠如所傳，則改稱李純客者實其師，（見曾之撰越縵堂駢體文集序，）親炙者久，描寫當能近實。』（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孽海花稱東亞病夫編述，實乃曾樸所作，樸字孟璞，江蘇常熟人。……後有續作者，然不及原書遠甚。作者曾聲明反對這些續作。』（鄭振鐸文學大綱。）

我是一個愛「做文學事業」喜歡做點乖巧的勾當（見病夫復胡適的信）的青年。對於這一位在中國文壇上久享盛名的前輩先生，景慕已久了。但是我並不像普通一般人只因了他老先生的一部傑作「孽海花」而致敬仰。老實說，直到現在，我還沒有把「孽海花」讀成十行，這或許因為我年齡幼稚與趣味不同的緣故吧。在我初次寫信給曾先生的信裏，就這樣聲明過。我獨傾倒曾先生對於法蘭西文學獨特的造詣，在三十餘年以來的中國文壇上，除了他的法國文學啓蒙師陳季同將軍以外，可推爲第一人。我久想請他做我的法國文學導師，終苦於沒有機緣。四月十六日，在他主編的「真美善」雜誌一卷十一號上讀到他一封「復胡適的信」，長約五千言，裏面詳敘他三十餘年以來研

究法國文學的回憶，讀時深受感動。尤其因為看見在信裏所舉列的二十多位法國文學作家的姓名，大半是我素來私淑敬仰的，於是就寫了一封信寄給曾孟璞先生，要求他指定一個日期，想去登門領教。第二天的晚上，就接到他的回信。信中措辭極是懇摯，現把原信節錄如下：

「(上略)……上次，煦伯大兒，赴金屋書店回來，談及遇到先生，私心躍躍，自亦不解何故，或者是神交的默啓罷！今晨，忽接大札，過譽的地方，實在不敢當。嗜好文學，尤其嗜好法蘭西的文學，先生既和我表同情，恨不得立刻到先生面前，一傾苦悶。祇爲素患心臟病，近來又常發不大敢出門。如肯惠顧，自當竭誠歡

迎，謹訂於星期日下午四句鐘恭候駕臨。倘先生是日無暇，不妨另訂，屆時賜函通知便了。……」

我收到這樣的一封信，真是喜出望外。雖不敢自比有如當年綠諦 Lou 接到波維雄 Pouvilion 回信時同樣的喜歡，但是至少可以說，有如尚在少年時代的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 接着托爾斯泰回信時同樣的感激，同樣的高興。

在星期日下午，大約四句鐘左右，我走在馬斯南路上，遍尋一百十五號門牌的住宅。在大都會的上海灘上，平坦幽靜的道路還不多。在公共租界，僅有靜安寺愚園兩條路，路旁有整齊清潔的住宅，有葱翠的樹蔭，可以使人在路上閒眺散步；在法租界，則有霞飛路及迤西

一帶的許多支路，特別是法國公園西面的三條支路，高乃依路 Rue

Cornelle 莫利愛路 Rue Moliere 與馬斯南路 Rue Massenet。前二者

，都是法國有名文學家的名字，高乃依是法國十六世紀文學黃金時代的著名悲劇大家，莫利愛是同時最著名的喜劇大詩家，（他的「慳吝人」有中譯本，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他的「夫人學堂」，已經曾先生譯出，真美善書店出版。）馬斯南為近代法國有名的音樂家，歌劇「少年維特」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作品，（小傳參見拙著「到音樂會去」）這三條點綴都會藝術文化的法國式道路，恰巧又都是採取藝術家的名字做路名，真是何等美妙風雅。住在那裏的人家，即使是大腹商賈，或僮夫俗子，也會漸漸地藝術化起來的吧。何況現在我所渴要訪候

的是中國的仲馬 Alexandre Dumas 父子，曾孟樸先生與他的公子盧白先生，像他們倆兒能住在這條藝術家名的路旁，真是人地兩宜，相得益彰。

起初我記不清楚曾先生住宅的門牌號數，好像是一百五十一號，又好像是一百十五號。後來走到廣慈醫院的後門圍牆相近，看見有一條巷路，路旁有四五座的小洋房。我暗想，要在這些西洋人的住宅中找尋中國人家是不難的。依我平日的尋人經驗，在無論那一宅住着中國人的洋房，在外面終有一種特別的標識；不是有高仞的牆壁築圍着，即是大門上有什麼盧什麼舍或什麼公館的幾個大字。還有一種特殊的標準，要是在陽台或空地上，張掛着萬國旗式的小兒尿布，或婦女

們的內衣的，那可以決定裏面住的是中國人。但是這一次，我幾乎險遭失敗。因為曾先生的住宅，並沒有上述諸多標識之一。後來看見有一宅洋房二樓玻璃窗外面，獨家裝着一個火爐烟突，我想起了曾先生是患心臟病的，大概那就是他養病的書齋了。我就進門問訊，門房領我到在花房後面一間的會客室裏，裏面佈置得很精雅，中設沙法桌椅數事，四壁滿列法國圖書。我正待流覽書名，一位年近三十的少年，鼻架眼鏡，從樓上走下，推門進來。這是曾一度見過的曾虛白先生，孟樸先生的大公子。他一進門便一壁道着寒暄，一壁作着深揖，我幾乎來不及還禮，慌慌張張地先說着久遠一類不相干的廢話。後來接着就說：

「真對不住，我因為急於要拜見曾先生父子兩位，所以不照約定的時辰先來了。令尊在家沒有？」

「他還沒有起身，因為晚上著作的時間過多，所以日間要休息一下，不一會他就要下來了。」

「難得，難得。令尊這樣年紀了，還在從事著作嗎？」

「是吓，這也是我們的一種癖好。每天終要隨便寫些東西，白天因為太喧鬧，又有許多家常瑣務，晚上比較幽靜得多，可以自由著作。近來因為祇有家嚴與我兩人在支撐真美善雜誌及編輯其他的書本，所以每夜必須做一些工作。」

「從真美善十二期上，知道你們正調查國內已譯成的各國重要文



學作品，列成一表，不知已竣功嗎？」

「這是我個人着手調查的，早已脫稿，本來預備在最近出版的真美善上發表。可惜不幸正放在印刷所排印，那家印刷所災遭火劫，把調查表及其他許多文稿都燒掉了。中間有盧夢殊君的一部小說集原稿，最爲可惜。我那張表，本來是應徵北京某文哲學會的英文刊物而編製的，所以還有英文底稿在，日後可資參考重譯出來，誠爲不幸中之大幸。」

「據先生這一次的調查，中國近代究翻譯有多少種的重要作品？」  
「說起來，也可憐得很，若嚴格地算起來，還不到三百種。卽如林琴南所譯的說部叢書，如果把哈葛德一流的作品除外，他一共

只可以算翻譯有三十種左右。」

『我私人的意見，以為暫且不必嚴格地去類別甄選，只要是西方的著作，不論科學宗教哲學藝術或文學，更不必分別派流的高下，先算一個總帳。後來不妨再糾合許多專家，加以嚴密的討論商榷。依先生看來，中國的西洋著作譯本，連教科書本都算在裏面，可有一千多種嗎？』

『恐怕勉強難滿一千種罷。』

於是大家不約而同地嘆喟着中國出版界的荒蕪，與文藝界的寂寞，我又苦笑着說到中國著作家運命的多舛，藝術家生活的不安定，以及中國青年學子的無求學良府，與一般有文學嗜好者無力購書的苦悶

等許多瑣屑問題上去。後來曾虛白先生正說到徐蔚南先生昨天到那裏與他們父子暢談的時候。我渴慕已久的曾孟樸先生，恰推門從外面進來。我連忙從座間起來，正待啓口想說些久仰的話，不知怎樣地，大約因為我全副心神正注視集中在曾先生的身上，竟會說不出話來。只見一位望之若五十許的中年人，臉容清癯，上脣微留鬚鬚，雙目弈弈有奇彩，一進門，就笑容滿面。

我遲吞地說完了幾句景仰一類的套話後，就很謹慎地聽候着他老先生發言。虛白先生，大概有事，沒有坐到二分鐘，上樓去了。

他一壁抽着烟捲，一壁用帶有常熟音的上海土白開始講話。我先問：

「先生的精神真健全，剛纔聽見虛白先生說，先生每天夜上仍整夜地從事著作，實在佩服之至。大約近年來，每天常是這樣努力工作嗎？」

「近來可已不行了。這是我私人的一種嗜好，也不能算什麼工作。現在每夜雖常喜歡做些文章，但也不敢多寫，因為以前自己太浪費了精神，所以身體沒有以前一樣地健康了。現在真是一個病夫了。（據曾先生自己說，他取東亞病夫作別名字，原沒有什麼重大意義，不過因為初發表「孽海花」的時候，爲着內中含有革命思想，又得罪熟人太多，恐怕引起反響，不如用個別號，做他蒙頭蓋臉的藏身窟。後來被朋友們說穿了以後，要躲也沒法躲，

但在作品上仍都署上這個名，變成習慣了。）七年前，因為過度的勞苦費用腦力著作，有一夜，全夜沒有睡覺，為趕緊做完一篇稿件，及至第二天的早晨，又惚促上道，以致忽得心臟病。當時幾至不救，幸二兒耀仲在家，擅醫道，急用藥水針注射，得從死中逃生。愈後二年中，不能看書寫字，讀報未及一行，即覺頭昏眼花，立即昏迷。現在幸告全愈，但也不能過度的用腦力，及作長久時間的談話。」

『從先生給復胡適之信裏，知道先生對於學習法文差不多是無師自通的，真值得使人萬分地佩服。聽說先生第一部讀的法國書，是阿那托爾佛郎士的笑史，大概先生對於法蘭西文學發生趣味就

受了這本書的影響吧？但不知當時在什麼地方買到的？」

『說起來話也長了。我開始學法國話，是在光緒乙未年，蒙張樵野派遣我到同文館的法文班裏學習，預備造就我爲法文繙譯官。那時候的一般學習洋文者，都是總理衙門各部院的員司，每天到館，不像上學，倒像上衙門一樣。坐一會兒，喝喝茶，談談天，弄得外國教師沒有辦法，獨自一個人在講壇上每天來獨串一折獨語劇。學生的功課成績不必說了。那時只有我一個人，終算用過一些苦功，得到一些基礎學識，就自己奮勇，硬讀文法，強記字典，前後差不多有二年工夫。後來買到了一本法朗士的笑史，這本書是在上海一家拍賣行裏買來的，逐句翻查字典去譯讀，後來

看旁的書，就覺得容易多了。但是我對於法國文學會發生興味，那是完全得了陳季同將軍指導的緣故，我已在那封信裏，大約說起過了。」

「陳季同將軍的名字，在以前卻可以說沒有聽見人家說起或是在文字寫起過。不過徐蔚南君，他在法郎士「文學生活」裏一篇介紹中國神話的文字，見書有陳將軍的法文拼音字母，但不知道中文是怎樣寫的，他曾同我說起，久想查考他的生平苦於無處蒐尋材料。後來從先生譯的叢俄戲劇全集第九種「呂伯蘭」卷首，有，「爲紀念我老友及法國文學的啓蒙師陳季同將軍」等字樣，纔知道 General Toheng-ki-Tong 就是他。想先生與他親炙日久，知

道他的事情必多，可否見告一二。」

「他爲人很有趣味，早年在福建船廠學堂讀書，精通法文。年二十左右，被派送到法國留學，娶了一位法國少女爲夫人回來，住在上海法租界。這位法國夫人，很愛陳季同，兩人結婚不久，不知怎樣地季同另愛上了一個英國歌女。那個明知道季同是有妻子的人，但是陳夫人却不知道伊的丈夫有外遇。後來被伊發覺了，而且打聽出英國歌女是住在上海虹口租界。伊就在一天的清朝，尋得歌女那裏，那時歌女方在梳裝，伊一直闖進去，投出手槍，欲同伊決個你死我活。英國歌女自知理屈，不敢惹冒，後來好容易經三方面的許多親友出來調停，纔算把風波告平無事。……」



「這真是一件罕聽事吓！在西洋戀愛故事中，無論是實事或是文學的描寫，只有兩個男子爲了搶一個女子而起決鬥，而且司空見慣，不足爲奇。至於陳季同的兩女爭他而幾開決鬥的事情，不用說在當時的中國，即使在歐洲，也是一件創聞。」

「他的軼事還多着哩。譬如他回了國以後，李合肥派他到歐洲去訂買兵艦，他把帶去的一大筆巨款，都用掉在巴黎，回國的時候，一隻船都沒有買到，合肥大爲震怒，幾乎把他依例定罪處死。後經許多大臣及私人的擔保請求，纔免一死。合肥還按月致送他三百元錢，叫他在上海安居。他爲人真是多才多藝，不但中文很好，而且尤其精通法文。有法文著作六種：「中國神話」，「黃衫

「客悲劇」，「中國之歡樂」，「祖國」，「中國戲劇論」，「中國人描繪之巴黎人」。(後四種我於第二次走訪曾先生，同參觀法蘭西協會圖書館時所發見者。)其「黃衫客」有小說劇本兩種，他晚年還靠他作品的版稅與劇場的酬金爲生活。法國近代兩大批評家，法郎士與勒梅脫爾，都曾爲文，頗加讚賞他的法文作品。他有一個女兒，芳名超，擅中文，常有論文刊諸國內雜誌報紙。現久不知伊的芳蹤，大約已返居故鄉了。」

「先生的傑作『孽海花』，聽說行銷不下五萬部，可惜我還沒有拜讀過。不過先生所翻譯的囂俄戲曲，三年前，曾在『學衡』雜誌上窺讀過一二。覺得譯筆的流利暢達，及能曲傳出原文的辭氣語

調，在國內譯品中實屬罕見。而且運用極暢快的白話文寫出來，更爲得不佩服。」

「聽你的話，使我想起了最近遇到的一件趣事。不多幾天前，我接到從南京國民政府祕書處，某君來的一封信。他責問我爲什麼無端自己創作或翻譯，都不用古文寫而一定要寫成白話文。像在這樣的時代潮流中，居然在革命工作人員中，說出這樣的話，我不知道他是否一位老成的青年，還具有這種頑固腐陳思想的，真不奇怪嗎？」

「聽說先生近來有志把露俄的戲曲集全譯出來，現在除已出版的

呂伯蘭 Ruy Bras 歐那尼 Hernani 與呂克蘭斯鮑夏 Lucioee Borgia

以外，還有幾種譯本即將脫稿。」

「我雖素抱有這個宏大志願，爲想感謝陳季同將軍對於我的願望  
嚮附。但可惜身體衰弱，精神不繼，雖不時繼續在譯述其他幾種  
的露俄劇本，恐難於短促時期內可告完成。這種事業決非我個人  
所能克任。如果我能有林琴南先生一樣卓絕的天才與努力，或許  
還有幾分希望。林先生，每天早上在到學堂上課，一小時內之前  
，可以很迅速地揮筆譯作二三千言，平均每天譯書四五千言，視  
爲常事，不過我終可惜他不肯白話文寫。他固執地祇困在中國古  
文家的腦殼裏，不曾曉得小說在世界文學裏的價值與地位，更不  
知道白話文可以擴大我們文學的舊領域，所以結果只成了一位古

文式的大繙譯家。而繙譯原文，全靠耳食，以致不能選別作品的高下，他的吃虧也就在此。但是我始終還佩服他的卓越的文學天才，與忠實耿直的人格品性。他每年著作所得稿費，平均有一萬元以上，但終散發濟助人急，及輔助貧寒子弟們的學費。晚年他突受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大創擊，把唯一依爲生活的北大教員飯碗打破了，好像從九霄雲裏纏到深淵底，直到逝世，沒有重復爬出頭來。我們多少要爲他表示些同情纔對；因爲他翻譯大宗西洋文學作品到中國來的功績，終不可以一概抹殺。

後來我們又隨便問答，上下古今滔滔不絕地談着天。從林琴南的翻譯事業講到辜鴻銘先生的英文著作，從法郎士的印象批評法，談到

白盧訥諦愛爾 Brunetier 的反對論，以及喬治桑 George Sand 綠緋 Pierre Loti 等法國文學家的事情。及發表對於近代小說作家張資平，魯迅，郁達夫各氏作品的意見，旁且涉及拉丁世界語文字語言等問題。臨了，我們還訂定下次會晤的日期。他要我領導他們父子兩位，到法蘭西協會的圖書館裏去參觀一番。

他送我出門的時候，對我說，他家裏私藏的法國文學書，約近二千種，肯隨便借給我讀。他並且答應下次把他手抄的法國文學書目錄借給我。我一壁道謝，一壁勸他留步，因為覺得已驚擾了許多地方，心中非常地感激。但承他的盛情，執意要送到草地外的大鐵門口，大家行了一個深深的鞠躬禮。我一個人，在黯澹燈光下的馬路上，走回到

家裏去。

十七，五，五日。

初次見東亞齋夫

二三

## 五月的謳歌者

——介紹一個青年詩人——

啊慾情的五月又在燃燒，

罪惡在處女的吻中生了；

甜蜜的淚汁統引誘着我，

將顫抖的脣親她的乳壕。

——五月

蓮葉的香氣散着青的顏色，

太陽的玫瑰畫在天的紙上，

五月的謳歌者



五月的謳歌者

二

罪惡之爐的炭火的五月吓，  
熱吻着情苗，

監笥布的同性愛的女子吓，  
你也逃避不了五月的燒炙，  
罪惡之爐已紅得血一般了，  
你便進去吧。

——  
莎菲

五月，

你是早晚要去的：

——  
小燭

這是邵洵美先生在他的天堂與五月詩集裏，關於五月的幾聲謳歌。

我對於詩歌的鑑賞，自知夠不上什麼資格，所以對於一般騷人墨客們所低唱輕吟成的晶品，從來沒有加以注意過。因此國內詩壇的情狀，爲我是極隔膜的。所知道的，也最多只是一些以資談助的材料而已。譬如我所知道的詩人，只有兩位，也是差不多已經大家所公認的，就是白采與王獨清。前者的作品到現在我還沒有全讀過，不過因爲在一般雜誌上曾看見過立達園同人追悼他的文字，就使我懷念這位流浪詩人起來。同時還讀見了他這題句很傷心的短詩：

「我能有——」

五月的謳歌者

作詩時，不願指摘的勇氣；

也能有——

詩成後，求受指摘的虛心。

但是

不知你有否「讀的誠意」？」

單是這寥寥數語，叫我看了不禁生出無窮的感慨與慚愧。我以後再不敢輕忽一般詩人的作品了。自從發了這個志願以後，雖也讀過不少的所謂詩，但覺得最滿意的，只有聖母像前的作者王獨清先生。傅彥長君許聖母像前爲民國十六年來第一本詩集，良非虛諛。但是直到現在，我個人可始終沒有發表過對於國內詩歌作品的意見。這一次

承邵先生把他的「玉石之書」，「也像那處女的明月般的裸體」的創作詩集送給了我兩冊。同時還很虛懷地操着帶一些蘇州音的上海話：「儘管罵好哉。」「罵」字在現在的中國差不多已成爲批評的代名詞了，邵先生的意思，就是要我替天堂與五月做一次介紹。大約他也已灼見我不肯破鈔買熟識朋友們作品的壞脾氣吧，就用這樣的手腕來對付我，倒使我不好意思再推諉了，就隨便寫幾句外行話。

作者的大名用不着再介紹了。因爲在無論那本著作的卷頭，序文裏，最後一頁的版權底面，都會印着的，我們這位道地藝術家，却還在集中詩句裏報了一次他的芳名：「明月對我說，洵美，你去點枝小燭在我照不到的地方。」：真是何等的道地與別緻。而且在他每首詩

末×年×月×日的底下還告訴我們以他的行蹤。他曾踏過巴黎倫敦：  
平滑馬路的泥土；漂浮過紅海地中海，中國海，印度洋；住過反對男  
女學生同學的劍橋大學；參觀過“Musée du Louvre”；最後仍回到  
上海，在『日昇樓』下，一路電車中，『車聲笛聲吐痰聲』裏完成了他  
的天堂與五月。時在十五年十月五日晚上十點零十分。（有詩爲證）

作者的行踪確踏過異國的領土，決不像我看了影劇鄉下人到紐約  
（原名蠻女）就算到過紐約同樣的滑稽。因爲那詩句裏面所充溢着的異  
國情調，像這樣一類的詩句：

幾天不見巴黎，

巴黎的風也已老了。

否則怎麼竟會，

吹到臉上粗糙不少？

.....

巴黎我底巴黎，

我幾時會忘却了你？

我昨夜又夢見！

夢見你便是茶花女。

——  
病痊

這未見得是株守古老的中國或深閉巖谷而獨酌詩人所吟得出的吧  
。尤其是那「色的誘惑」動的罪惡「誘惡的雨露」罪惡之烟「慾情的

五月「火血的肌膚」：一大串似乎惡魔主義者所習用的辭句，足以見得非曾在西洋藝術文化霧氣中生活過的詩人們所能謳歌的。再像「罪惡之爐中豈沒有快樂在」「我在地獄裏已得到安慰」：一類大膽而反抗的抒寫；他雖則也曾喊過「天堂正開好了兩片大門，上帝吓，我不是進去的人，」好像對於在十字架上超昇了的耶穌，那已失掉了兩件莫大的榮譽的萬能的上帝，抱着了懷疑。而且自己承認是個「不屈志不屈心的大逆之人」，是個「墮落的靈魂」，是個「遺棄的尸骸」。但是當他敵不過煩悶的時候，也會學宗教徒一般的虔心祈禱：

呵上帝你是我的我的一切是你的，

你像收留耶穌收留我的煩悶吧，

他也曾以牛馬的資格叫人做牛馬。

——童男的處女

我們看了這種似乎代表作者矛盾心理的詩句，或許要生起天堂與五月作者究竟是怎樣的人的問題來吧？那麼諸位如不厭煩瑣，據我個人所知道的關於他的事情，比較詳細地來介紹一下。

不消說得，我與作者是相認識的，所以還有資格可以來充一次介紹者。我們初次逅遇是在南京。大約在兩月之前的某日傍晚，我偕倪貽德君在秀山公園——現已改名為血花公園，——的中心地逍遙遊喝茶。忽然面前走過一羣人。中間我只認識魯君一人，大家隨意招呼談了幾句。後來魯君指着一個穿白紡綢長衫的青年對我道：「這是邵



洵美先生，有名的詩人。」我們就互握了一回手。定睛一看，覺得他的臉兒生得特別的清癯狹長，襯以隆準的鼻子，確是唯一的特徵。上唇留有微髭，兩頰有淡青色鬚痕，烏黑的長髮，不加梳理很整齊地覆披頭額。一對流利眼睛好像放在白玉盤裏黑葡萄。那兩耳旁的垂下的鬚髮，陪襯出他一副清秀的容貌，露着一種與人很親熱的表情，活像波希米亞人中畫家羅道夫的模樣。那時我們互相微笑握了一回手，寒暄了幾句，就這樣地散離了。

約摸過了半個月，在滬寧道上，我正從上海動身預備到南京去。在車廂裏無意中又碰見了他。我們就在高談絮話中渡過去了那漫漫的長夜。那一夜不知什麼緣故，我的興緻特別好，差不多是開口的時間

來得多；還記得我把帶在身旁從法國寄來的二百張沙龍出品的美術畫片給他看，他就告訴我以許多所不知道關於繪畫方面的事情。我們也隨便講到文學與藝術的問題，他告訴我他生平最崇拜的文學家有二人，都是詩人，一個是古希臘女詩人莎菲 Sappho，一個是近代英國詩人史文朋 Swinburne。他對於前者，在劍橋時曾用英文寫成了一小冊的研究論文；對於後者，在他主編的獅吼 Sphinx上發表過一篇介紹文字；在天堂與五月裏，也有幾首佳詩是歌頌兩人的。

作者所引為姊姊的莎菲，是希臘有名的一個歌女。伊有很劇烈的變態性慾，後世便指婦女同性戀愛為莎菲主義。史文朋是莎菲的最崇拜者，作者生平最崇拜他，稱他為英國至上的詩人。作者因了他而轉

去崇拜莎菲，所以有『你喜歡她我也喜歡她，又喜歡你』的詩句。作者會傾倒莎菲的緣因，大約因為伊是罪惡爐中的聖潔之女。至於喜歡史文朋，大約因為史文朋的容貌與性情很像他自己吧。這三位異國詩人，可惜生不同時，不然正也可以像蒲伯 Pope 識鮑林 白羅克 Bolingbroke 後致斯偉夫脫 Swift 信中的語：「使我三人者聚居三載，必有所為於今之世也。」

此外作者還極崇拜「天上墮落的魔鬼」的包特蕾，——或譯作鮑特萊，他是法蘭西惡魔主義派詩人的開山老祖。惡魔主義的藝術，是好謳歌怪異，陰奇，悽愴，黑暗，陶醉於鴉片菌酒的郁香，嗜求病態的與人造的強烈的刺戟，憧憬於逸樂淫殘的幻想世界中。在鮑特萊的

詩集裏面，隨處表現他在那不健全的污穢方面，尋求「詩之美」的痕跡；死，頹廢，敗血，燐光，腐肉，都是他的詩境。在天堂與五月裏面，也可以看見作者所受於惡魔詩派很厲害的影響，尤其在他謳歌五月的幾首詩中可以看出。

作者不但能獨脫窠臼，如常人對於百花盛開的五月視爲「美樂之月」或「茂嫣節」同樣地去頌歌讚美那美景良辰。却敢大膽地謳歌那五月天氣的燃燒的慾情。他所欣賞到的春色，不單是花香鳥語與蓬勃的自然界景物，同時還能感覺到：

啊，這時的花香帶着肉氣，

不說話的雨絲也含着淫意，

沐浴恨見自己的罪的肌膚，

啊，身上的緋紅怎能擦掉去……

——春

我們這位鮑特萊的肖徒，史文朋與莎菲的弟弟的詩人，他的生活環境當然沒有同他們三人一般地飄零，顛沛。他是一位安居象牙塔中的少爺公子，在勢應該是悠哉優哉地過着他的太平日子，安分做一個養尊處優的「安樂王子」；高興時不妨輕吟低唱幾句「愛人呀」鳥呀「花呀」……一類的情詩戀歌，何苦要自貶到罪惡之爐的地獄裏來呢，而且他還要學鮑特萊去吮飲那強烈的藥劑呢。如果我們用了這種眼光而去觀察我們這位「五月的謳歌者」，那是只可以算我們所認識的

詩人，是他表面而不是他的內心，是他的物質而不是他的精神，是他的肉體而不是他的靈魂。

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如果只認識他的容貌與家世，或與他交談過而沒有讀過他的詩者所不能了解知悉的。如果你只忽促地同他見過一次面點一點頭，握握手，看見這樣面貌娟秀舉動斯文的一位濁世佳公子，你決也意想不到他是「五月的謳歌者」。你要認識他麼？還是聽他的謳歌罷：

上帝！

我不敢領受你的愛吓！

你的愛真是個火，

爲了愛水，

便把水燒乾了。

水被火愛了，

結果是個死。

我不敢領受你的愛吓！

上帝！

——天堂

我生命像草芽已長出土面，

誘惡的雨露曾餵我以精液；

甜蜜時罪惡是甜蜜的，

我竟從地獄中逃來這地獄的魔窟。

——我祇得也像一只知足的小蟲

你要是也像桃花般淫蕩，

我便也將你採摘！

——憂愁

後半夜的夢醒，

白枕上的烏雲：

襯托出這一點紅星，

我將像天狗般狂吞。

——頭髮

五月的謳歌者



我將魂靈交給快樂，

大樣吻着這水般活潑的光。

——情詩

我在地獄裏已得到安慰，

我在短夜中曾夢着過醒。

——五月

我忍不住了我忍不住了！

燈儘望着月月儘望着燈；

偶然的風孌孌地步來，

我想抱她瞬却揪痛了心。

——我忍不住了

作者在這許多詩句裏所蘊藏的滿腔熱情與他苦悶的靈魂，都真情流露出來了，「正不必有什麼低能兒去替他亂加一陣子註疏」。他是怎樣的一位詩人？我們現在大概可以能了解了。他原來是一朵健全的青春之花，他雖然也曾自己悼喪過生命之樹底稀少的葉子，被時光摘去了二十一片了，（他今年方二十二歲）但是他的生命之花還在含苞未吐的時期。正如他在「花」詩中所謳歌的：

他知道了什麼是愛，

他知道了什麼是美。

.....

他充滿了詩詞的美麗，  
是無聲之詩的具體；

.....

他也愛他頭上的白雲，  
有超脫和高尙的精神；  
雖有時文明着灰濁，  
但幾曾有一次墮落。

.....

他知道了太陽底本能，  
他知道了月亮底潔淨；

.....

他惜着那腥穢的世界，  
憐着人們被齷齪淘汰；  
他希望忍耐的兩珠，  
把這污漬一一洗去。

.....

他便吞了仙神的露漿，  
吐出了他氣息的芬芳  
將他獄染成了天堂，  
一切煩惱消滅淪亡。

——花

這個不是他詠那花好月圓的花，而是「五月的謳歌」自己的供狀。隨意寫了許多話，都好像是在謳歌「五月的謳歌者」；這個帶着諛揚色彩很濃的謳歌，現在應該輟止了，來說幾句作者所要求於我的話，做個結束罷。

作者自己告訴過我，他的得意作品，差不多都收集在五月之什裏面。天堂之什裏面的幾首都不是很滿意，預備在再版的時候再選刪一下；可見作者早已有自知先見之明，用不着外行的我來饒舌了。天堂之什裏，我覺得花姊姊一首最不愜意。那「持著，拖著，槓著，背著，斬著，倒著，劈著，斷著，刺著，破著，殺殺殺，死死死，哈哈，呵

呵……」一類的重疊句子，比胡適之的車夫詩還要遜劣。這個喻中大瑕點，亟應該刪去使成完璧。其餘的有目共賞。好在作者又是個聰明伶俐人，不用多例舉了，還是請作者自己刪選罷。最後對於譯名方面，也有須待商榷者，如「彼得文的新風南」不如譯作「貝多芬的交響樂」或「交響曲」為更佳。Decaden 譯音為「頽加蕩」倒很覺別緻。這些小事情，素為中國一般文藝家所忽視，也不必多贅言了。總之一句；自從有天堂與五月詩集出版行世，在我們寥若晨星的中國詩壇上，又可以輝現出一顆新明星了。

十六，九，二十三日。

$$\begin{array}{r} | 6 \\ 3 \\ \hline 80 \\ 82 \\ \hline 162 \end{array}$$

7.2  
17748  
(5)



110  
112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初版

異國情調 (全二冊)

(定價銀六角半)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不 准 翻 印

著 者 張 若 谷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

